

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索

目 要

三民主義文藝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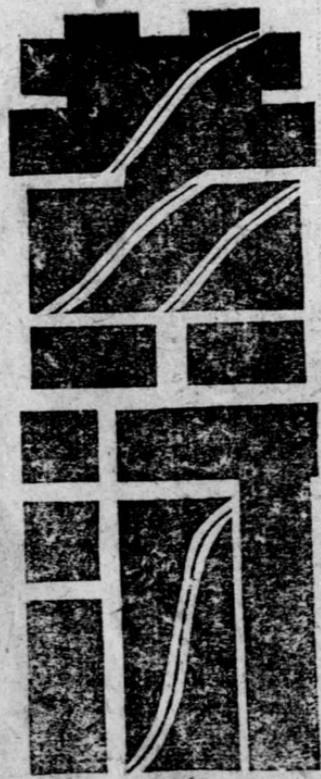
新詩的檢討與展望

殺家

「孔乙己」

孫子姑娘

河橋月光曲



• 行編社版出化文國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黃河二卷十一期合刊目錄

論	三民主義文藝論略	李朴園(九四五)
文	新詩的檢討與展望	王亞平(九五—)
	論藝術作品的和諧性與統一性	姚瑤(九五六)
小說	殺家	厲厂樵(九五九)
	查哈貝勒	陶今也(九六七)
說	野蕪藜	麗冰(九七六)
戲劇	梅子姑娘	冷波(九八三)
詩	洞庭月光曲	高詠(九九〇)
歌	威廉雷德	蒂克(九七五)
散文	「孔乙己」	孫伏園(九九三)
編後		編者(九八二)
封面		凡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五月三十日出版

主編者 謝冰 登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 青年日報

總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分社 蘭州曹家所七號
洛陽北大街

門市部 西安西大街一三七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期每本售洋二元五角

三民主義之藝術界

李亦園

弁言

三民主義指導着中國的革命，推翻了幾千年積習下來的專制政體，誕生了許多野心國家展轉利用的封建軍閥，建立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民國，建立了堅強偉大的民族的武力，也建立了團結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的中心信仰！

三民主義指導着中國的對日抗戰，以一個自新不久的民族，統一不久而局面，劣勢裝備的武力，五年不到，把一個自稱也自稱一等強國的日本帝國主義，打擊得落花流水，折斷得垂頭喪氣，使世界各國不得不給我們以敬仰，不得不給我們以幫助；太平洋戰事爆發了，被全世界算為堅強前進的國家的英美，在這東海面是節節失利，我們這個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的中華民國，却首先以湘北戰線第三次大捷，振奮起全世界愛好和平同胞護正義的人們的耳目，接着俾以更多更大的在中國國內外的拯救和平正義的陣戰，使風結在反侵略戰線上的各國，懸懸穩定，以為粉碎軸心，爭取和平正義的最奇蹟的戰地！

三民主義是偉大的，因為，她不特拯救了中國，也立刻就要拯救了世界；她不特征服了中華民族的心，也立刻就要征服了世界人類的心！

黃河月刊 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

但是，愛好文藝或從事文藝的朋友們，我們不是當說文藝是社會的反映？我們不是當說，文藝是時代的前驅？我們支持此時此際我們所在的這個光芒萬丈的社會的是什麼？如舉此時此際我們所在的這個莊嚴偉大的時代的是什麼？不是三民主義嗎？那末，我們的文藝，有多少是反映了三民主義的思想感情而行動的？有多少是實為三民主義的思想感情而行動的？相反，在我們的文藝陣營裏的，不是有很多以紛歧錯雜的思想為思想，以紛歧錯雜的感情，以紛歧錯雜的行動為其作品的內容的嗎？不是還有很多文藝者們，意識地的做着反三民主義的行動，意識地的做着反三民主義的文藝活動的嗎？

顯然，在三民主義這樣鮮明地執行着她的救國救民救世界救人類的偉大的任務的時候，在三民主義這樣昭然地建立了她的救國救民救世界救人類功績的時候，文藝界的這種反三民主義的趨向，儘管她的聲音小到不容易聽見，我們也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她是反真理的，反現實的，虛偽的，狂妄的！

然而，如上的這些譴責，愛真理，愛現實，愛真誠，愛嚴肅的同志們，至少也應該分得一部分，因為，我們儘管是

三民主義的真實信徒，我們儘管在三民主義的光輝下建立過若干為國為民為世界為人類的功績，我們却忽略了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我們沒有分得一部分的血汗，為我們的文藝界，好好地建立起一種，以三民主義的思想感情同行動，作為指導文藝創作同批評的，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因為我們沒有這種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來執行指導我們的文藝活動，致使一部分不明事理的文藝同志敢于任意胡鬧，一部分明白事理的文藝同志們想制裁這種胡鬧却無所適從；終致，文藝界是非莫定，標準不一！

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是需要的，她，可以批判文藝界的是非，可以確立文藝界的標準，可以統一文藝界的步調，可以肅清文藝界的奸宄，可以使具有潛移默化之力的文藝，在三民主義的最高指導偉力之下，踴躍六十年來的中國革命事業，跟蹤四五年來的中國抗建偉績，更發揚起中華民族沈澱寬厚博大精深的文化！

要完成一種體系完整的三民主義的文藝論，誠然不是淺薄如我的人所能辦的，但，拋磚求玉不可以引玉，凡事總有一個開頭，創立一種理論的本領我是沒有，拋出一塊敲門的磚，希望從我起頭，引出多少金玉其質的言論來的勇氣我是有的；我願意把我的淺見貢獻出來，恭候同志們的指教。

二 從黑格爾說起

現代的文藝論者們，都很喜歡引用黑格爾的名言，做爲他們是肯定或是否定的立論的磚本；我們爲省事起見，也不妨援這個例。但，依我個人的淺薄的判斷，是既不完全肯定

，也不完全否定的。爲什麼呢？等我慢慢說下去。

這位去今一百多年的德國哲人，在他有名的「感情的哲學——美學」上，提出三個有關文藝論的口號：一個是「觀念爲一切存在之本」；一個是「美是理念的感覺的化象」；最後一個是「藝術的使命，在製作與其理念相同的外部」。這其中第一個口號最關重要，因為她是最後的決定因素。

這個我們可以解釋爲「合理的觀念」的「理念」，我總覺得她很像我們中國的大學上所說的那個「止于至善」的「善」字，因爲，在黑格爾，他也從來沒有把這個「理念」具體地解釋出來——他只是說，我們人類，對於眼前的，或是想像的一件事物，總有那末一種最高的，或說最合于理想的觀念，這種觀念，不可修正，不可增減，只有恰恰是那種樣子，才覺得適當；其實，「止于至善」的「善」，雖然也有「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忠」，那樣的解釋，如果再進一步到「仁」的同「忠」的具體解釋，却仍然有些含混不明；儘管含混不明，在我們的直覺上，到底還有一種人君非那樣不可，人臣非這樣不可的影子——這非那樣這樣不可的影子，同黑格爾的理念，彷彿是很接近的。

當我們面對着一張繪畫，我們常常說這樣太多，那樣又不够，彷彿我們早就有一種適可而止的標準在胸中似的，如果我們真要說出那種標準的具體模樣，我們實在又說不出！這個說是說不出，覺又覺得有的標準——當然，這是偏于形象上的，倒很可以說明黑格爾的「理念」同大學上的「至善」的性質。

不只是當面着繪畫，當面着人，當面着事，當面着物，

我們常常有一種近乎高聲的，對於那對象的觀察。這種標準，不管我們怎樣說不出沒有，到底還是有。換句話，黑格爾所提出來的，這個對象的判斷標準——那理念，我們是可以承認的。

可是，黑格爾却不以我們這種「可以承認」的態度為滿足；他說「理念為一切存在之本」，意思就是說：這理念不單有，而且是一切存在之本，換句話，倒不是先有「存在」，却是先有理念，然後根據理念才存在的！這很有些像「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說法！自然是什麼？老子雖然熱忱推崇，可到底說不出所以然！

這還不足為奇，最奇的是叔本華同王爾德！前者在談到音樂的時候說，這理念不單存在，並且是超然的存在，就是宇宙不存在的時候，她仍然無恙；後者在說到巴爾札克的文藝的時候說，因為理念先現實而存在，而文藝又是根據理念來的，所以文藝可以創造現實，巴爾札克創造了十九世紀！

你瞧，這兩位先生竟落到什麼程度？宇宙不存在，叔本華當然不存在，叔本華不存在，由叔本華所理解出的理念何由存在？不錯，巴爾札克的文藝作品，對於十九世紀的人們的思想感情是有很大的影響，可是，十九世紀的思想感情不能說全是從巴爾札克來的，即使十九世紀的思想感情全是從巴爾札克來的，十九世紀的人同物，難道也是從巴爾札克來的嗎？

理念可以有，根據理念以創造文藝是可能，猶之三民主義存在，根據三民主義以創造文藝是可能是一樣的；但，一定說理念在存在之先，在存在之外，那總有些近情理。

仔細思之，理念雖同善相似，却没有善者比較確實；因為，中國的善，是根據行為的結果判斷的，行為日日可見，善也日日可驗，驗得多，驗得久，善不善的界限比較容易定，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德，體念起來，是比黑格爾的體念要具體得多！

所以，黑格爾所給予我們的貢獻不是沒有，有，却相當渺茫！

二、泰因的說法

比黑格爾為晚出的，法國的學者泰因，在這方面給了我更多的貢獻；主張，是他在「英國文學史」序文中，所提出的四種決定文藝的因素：第一是種族，第二是環境，第三是時機，第四是代表人物。

在藝術上，誰都知道且耳曼德國人的藝術不同于拉丁法國人的藝術，盎格魯撒克遜族的英國人的藝術不同于黃帝子孫中國人的藝術；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複雜，決不是單獨一個種族問題所能決定，同時，我們也萬不能認為種族的血統的問題，在這裏一點作用也沒有。

泰因的環境是很複雜的，其中，一處的风俗習慣如何，在文藝上的影響是有的；一處的歷史傳統如何，在文藝上的影響是有的；一處的文化演變如何，在文藝上的影響是有的；最後，一處的一般精神狀態如何，在文藝上的影響更是不可少的。泰因特別提出氣候這一問題，後來會遭到人家猛烈的非難，平心而論，泰因是有道理的；比如在我們中國，江南的氣候，不同于西北的氣候，江南風少地濕，所以在建築

藝術上多量飛玲瓏的樓房，西北的氣候風多地乾，所行在建築藝術上多笨重堅厚的平房，這，不明明是泰因的註脚嗎？

中國的繪畫，一面是側重淡墨寫意的作風的，唐宋人的作風如此，生在唐宋之後千數百年的現在中國人，也還喜歡這個調調兒，許多摩登人物說這是落伍，這是因襲，明白人知道不盡然，因為中國人在欣賞上有這種習慣，在工具上有這種方便，這都是重要的原因；其次，民國初年，中國畫家喜歡四王，抗戰前二三年，石濤八大風行一時，抗戰後木刻時髦，現在又回到近乎新古典主義去了，前者，是泰因時機中的「傳統」，後者是泰因時機中的「當時的影響」，兩者合起來是泰因的「既得的速率」。

泰因所說的代表人物，是指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心理的那種人的性格，往往滲透到文藝作品中間去，成爲一時文藝界的典型。這，也有許多人非議，以爲好尚不能說是決定的因素；但，這種好尚他們并不反對！

總之，用社會學的眼光，來分析文藝作品，認爲文藝不只是對於超現實的某種「觀念」的追求，而在「地上」——「人間」，有許多足以影響——我說相當地決定文藝作品的因素，這不能不說是泰因在文藝論上進一步的貢獻；對於這貢獻珍地接受自然不免魯莽，要過于吹毛求疵地苛求，也總嫌歉如偏狹！

四 弗魯易德

對於這位精神分析學者，我們只要提出「愛的轉化」同一「意識檢閱」這兩種說法，大約就够用的了。弗魯易德的「愛的轉化」，是專指着性愛說的。他以爲

人間一切創造，都同性愛有極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性愛是一切的根本，人是因爲性愛不能正常發展，所以才把性愛不能發展出來的那種力量，轉用在文藝活動上，所以文藝不過是性愛的轉換變化。

至于性愛之所以不能正常發展的原因，便是因爲受了檢閱的原故；他的意思，當外物刺激到我們，變成一種意識，想走到我們的意識之域的時候，在升堂而未入室之前，有一種意識的檢查官站在室門，他要檢查他們，於是，有些合格的，便入了室，成了我們正常的意識，有些不合格的，便擱在門外，成了我們的潛意識或下意識。

意識雖然不同，力量却都還在；正常的意識且不說，那些潛伏了的下意識，既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常發展，在好人便發展爲夢，否則轉化爲詩人的詩，要不說變成瘋子！所以，依他說，詩人，瘋子，藝術家，都是一種人！

這裏，我們碰到一個很有趣的提示；他，這位了不得的精神分析學家，不引我們去追求近乎至善的那太玄學的理念，不把我們完全壓伏在社會的種種因素之下，却把我們個人的成分仍回給我們，彷彿對我們說：「朋友，你，你自己也是文藝的決定的因素！」

五 唯物論者的錯誤

唯物論者們，常常犯三種毛病：第一、他們總愛用一種機械的公式，去硬套許多絕不相同的事實；其次，他們不管自己走到誰人的家數，仍然老着面皮，說這是他們的家法；第三、他們死不認錯！

普列哈諾夫，曾經用過很多很動聽的語句，說明文藝作

品不是那末簡單的，不能用馬克思的那簡單的方式，在生活上，很機械地去套文藝的產生歷程；但是，他居然寫過一個文藝的產生方式，仍然是很機械地，把文藝的產生歷程同因素套了進去！

弗羅易德的精神分析，因馬克思的唯物論，作者自然沒有仔細研究過，但是，一般的看起來，總是相差很遠的。生在普列哈諾夫之後的伊凡科諾維茨，爲訂正前者的錯誤，也寫過一個文藝的產生方式，不過，却在前人所列的各種因素的轉變中，加上了「個人的氣質」這一層；當然，這是引用了弗羅易德的精神分析的！不說弗羅易德，單說這個人的氣質，對於機械的馬克思唯物論，可算是格不相入的罷！伊科諾維茨在這一措施上，跑到誰家去了呢？然而，他仍然泥着面皮，說他是唯物論的文藝論者！

普列哈諾夫自己把自己打了嘴巴，不認錯；伊科諾維茨走錯了家數，也不認錯！

這且不說；例如，普列哈諾夫同伊科諾維茨，都只把文藝產生的最後的契機，放在物質的生產方式；這，對於他們那唯物論的也許沒什末錯處，但是，生產方式，應該不是物質的，它的造成，是由于要求生產增加的那求生的意志，這意志，又要有別一種意志來促成它，那末，到底是生產方式是最後決定的因素呢？還是造成這生產方式的求生的意志是最後決定的因素？然而，他們還是不認錯！

六 我們的看法

我們自然不必說宇宙是有生命的，但是，宇宙有宇宙的本體，宇宙有宇宙運行的作用；宇宙的本體是不用說的了，關於運行的作用，陳立夫先生在他所著的唯生論上，

曾經用很精確的方法，說明作用同精神如何是一個東西；說如我們不能對這個解釋提堅強的反駁，我們就只能承認宇宙是同生物一樣有生命的。

宇宙，以其有體有用的生命，是在生存着，在行動着，它生存的目的是什麼？它行動的目標在何處？一時我們也無從解答；但是，我們的易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道德經說「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都是把天當成同人一樣，是在向着一種境界行進着的，而那境界，在這兩種書所說的話的背景後，如以君子自強同人所法看來，不也是一種好的境界走的嗎？

當然，這些對於宇宙的观察都不能十分確定，不過在沒有別個更確定的解答以前，我們只可認定：宇宙是有生命的，宇宙經常向着對它的生命有好處方向進行的；而且，根據天行健這句話，我們又可以認定，宇宙不單向着對它的生命有好處的方向進行着，而且是經常地進行沒有一個時候停止的。

宇宙的本體我們可以確定，社會的本體我們更可以確定，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體質的，社會不過是把我們每個人集合起來罷了；宇宙的生命我們不敢十分確定，社會的生命我們是可與確定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有生命的，集合了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那便是社會的生命。

依同樣的推理，社會同我們每個人一樣，不單有體質有生命，也有它生存的目的；那生存的目的，同我們一樣，決不爲自損，決不爲自滅，是決然爲增加它的福利，光大它的生命，延長它的生存的——綜合一句話，是向着對它的生命有好處的處所走的——這行進，便是進化。

至于人，我們反躬自省，便知道得更清楚：我們誰都不

願意死，誰都願意生；我們不單要能生活，我們還要求好好地生活，豐富的生活；我們不單要豐富的生活，我們還要求光輝偉大的生活，深刻的生命；再進一步，我們不單要此生，此世豐富深刻的生命，而且更要求後生後世，子子孫孫，能生活，能豐富地生活，能深刻地生活！

到此地，我們試從自身一直看到社會的熙熙攘攘，看到人類的紛紛擾擾，看到宇宙的森羅萬象，何一而非生？何處而非生？生之一字，真是瀰漫宇宙，滲透人羣！一切事物爲生，一切現象爲生，一切活動爲生；生而爲人，生而爲人之積之國家民族社會，更要求生之深，生之厚，生之久，如此而已，此外更無他物！

爲求生之深且厚且久，人同社會，更求利用各種既有的存在，更求利用各種既有的現象，也要求利用各種創造的存在，更求利用各種創造的現象。文學藝術是什末東西？還不是人同社會，因爲對於可以利用以求生之深，厚，久的既有物事同現象，感到不滿足，不夠用，不恰用，所以以他們可用于求生之深，厚，久的精力，特爲更滿足，更感用，更合用于求生之深厚久的事物同現象的創造物嗎？

反過來說，文藝，是爲滿足人類同社會之求生存之深，厚，豐富同悠久才被創造出來的；如果她能滿足人類同社會這樣的要求，她才可以被保存；她越能滿足人類同社會的這種要求，越能得到社會同類人的愛護；相反，她滿足人類同社會的這種要求越少，她的評價就越低；她如果不能達成這任務，她就有被消滅被淘汰的可能！

如此，則文藝之產生是由于人類社會對生存的要求，沒有這種要求，文藝就無由產生，所以，文藝最後的決定因素，是生之意志；文藝的評價標準，是看這作品能夠幫助人

類社會之生之意志之滿足的多少！文藝的創作準繩，是看怎麼樣才可以幫助人類社會的生之意志的滿足！

從這個觀點來看黑格爾的理念，理念是可以承認的，這理念不是黑格爾那樣空洞虛幻的理念，却是平平凡凡踏踏實實，人類社會求生之意志的滿足的理念，生之意志的目標，就是那理念的本體；因此，美不是理念的化象，乃是人類社會求生之意志的滿足的化象；藝術的使命，不在製作與其理念相似的外部，乃在製作與人類社會求生之意志之滿足相似的外部！

對於泰因，他的四個因素都是可以承認的，但種族作用于個人的氣質，她可以供給作品以趣味風格上的不同；環境同時樣，作用于材料的寬積同組織，使作品更適合于欣賞者的需要；他的代表人物，可以作用于組織人類社會的心理，使作品更容易達到她的任務。

弗羅易德提出了性愛，我們要知道，利他的心理——博愛的愛，本來是同性愛同源異體的，也是三民主義主要的出發點之一，事實上，藝人的作品爲己的不如爲人的多，這爲人的愛，便是仁，也便是對於人類社會爲求生之意志的滿足的幫助；至于他所提出來的意識的檢查，那檢查官本身，簡直可指爲是生之意志。

對於唯物論者們，我們只勸他們一句話：朋友，你們是口口聲聲要抓住現實的，請你們對宇宙同人類社會的現實看眼，人類社會爲要得他們生之意志的滿足，決不是單用物質生產這一種簡單的方法，他們同時也利用感情，利用智識，尤其利用意志；所以，你們大可不必劃途自禁，儘管放大

(下接九五頁)

新詩的檢討與展望

王亞平

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

詩歌是一切藝術的祖師。因為它不但含有想像的畫面，音樂的律動，而且，還蘊蓄着最能感人情感的力流。一個作者，或能寫出好的小說，好的散文，但不一定能寫出一首好詩，「沒有美的形式，就沒有美的思想」，（羅維貝爾）所以詩能達到形式與內容混然如一的美，才能算是一種藝術作品，才能稱得起一首完美的詩。

詩歌的主題的不同，——也即是內容的改變，是由於歷史的演進，社會起了變革，而人生也隨着有了心情，思想，生活上的變異。舊人抱舊有的主題，謳歌主題，才算是前進的詩人。有了新的主題，再進一步就要尋求新的形式，用新的手法，語言，去表現新的內容，這樣的形式才是新詩所要求的形式。

抗戰的砲聲，最先喚醒了中國的詩人，而詩人也最早而迅速地在詩歌中反映了抗戰的悲劇與喜劇。詩人曾在炮火連天的戰場，在荒僻的後方，在都市，在農村，在淪陷區，以自己的心靈，著發如響雷似的呼聲，在偉大的中國人民之心靈上盡了鼓動與教育的力量。

很顯然的，在抗戰初期的詩，多半是熱情的吶喊，歡喜的吶喊，詩的主題，也多半是戰爭的歌頌，勝利的遙望，以及浮象的描繪，一些詩人幾乎發狂一樣，像泛濫的洪水，打破了五四以來的白話詩的形式，詩人利用各種方式去摸索，

去創作。這時，在理論與翻譯上，是沒工夫，也沒人注意的。及至武漢退守，詩人們更多的感到了抗戰的苦難，加強了對敵的仇恨，也看到了抗戰歷程中的許多黑暗面，許多值得頌讚與怒罵的現實的事象。於是，詩人們在主題的選擇上，更深入更廣泛了，他們寫生產，寫抗戰，寫戰場，寫都市，也寫農村。在形式上，而提出「民族形式」的口號，跳過了「利用舊瓶裝新酒」的可憐形式，進而，去獨創新的風格了。

在理論與翻譯上，也都活躍起來，如「耶珂夫斯基」，「托夫」，「尼克拉索夫」以及「雨果」，「惠特曼」等國際詩人優秀作品的介紹，詩的語言，詩的內容與形式，詩的音節等問題的論議，研究。特別對詩的朗誦，更展開了一頁輝煌的場面，在陪都，在桂林，在昆明，都先後展開了詩歌朗誦的實踐，與朗誦詩的創作實踐。

經此三年的努力，中國的詩人已獲得飛躍的進步，寫出了幾十萬行的詩篇，在形式上則有自由詩，合唱詩，朗誦詩，街頭詩，傳單詩，詩劇，敘事詩，史詩等的出現。詩集出版的不下七八十種，詩歌刊物也有十餘種之多。——舉其要者，最先在上海有「拓荒者」高射砲」，在武漢時，有「陣調」，「詩時代」，在昆明有「戰歌」，在桂林有「中國詩壇」，「頂點」等。這些詩刊，把詩人緊緊聯結在一起了，無

論年老的，年青的，都站在詩歌戰線上為新詩而努力。

說到這一年（一九四一月，至今年一月）的詩歌，自然是前三年的繼續，明白前三年詩歌的概況與演進，才能進一步來檢討這一年的新詩。

這一年，由於客觀情勢的變易，生活的壓迫，詩人，文人的紛紛離散，形成了文藝的低潮。因而，無論在詩的創作，理論，譯作上，都不如上一年來的活躍，有收穫。但新詩運動，像涓涓不絕的泉水，它不但不會因為一時的低流而降低詩歌的聲風，反而，在詩人的刻苦努力中，使詩歌向更高的階段發展着。

先就創作上說，到有幾點值得提出的傾向，使我們的詩壇呈現了異樣色彩。在「七月」，「黎明」的林子」等刊物上，發表着一些年青詩人的作品，如「奉天大軍的歸路」（彭燕郊）「母親」（曾卓）「黎明的林子」（姚奔），「投槍武漢」（鄒燕帆）他們都試探着自由詩的新形式，想從新的形式上找尋詩的風格的建立，在他們的作品中雖然仍有不健康的語言，間或結構上欠緊湊，形成着臃腫的贅餘，但那種奮發的氣息，與新的表現手法的大胆的試驗，則是頗為可貴的。

在這種時候詩人，如郭沫若，柳倩，歐陽雲遠，當任俠，方殷，任鈞等，即先後寫了不少反侵略的詩作，這里證明着詩歌的政治的效果，與諷刺手法的建立。雖然，這些詩作還不够深刻而完美，但作為民族戰爭中的中國詩人對於侵略者的惱恨也够可喜了。柳倩平的「人類宣言」與歐陽雲遠的「讓影子向光明狂舞吧」，都是反侵略的吼聲。

歐雲遠，在臨高寫了歌，「秋子」。徐遲寫成了詩劇

「生命爬出來了」。

在桂林胡危舟等主編了「詩創作」，內容是混合的，有創作，理論，翻譯，每期均有一些值得閱讀的作品。該刊的期望，是從各種形式中，找尋出更完美的詩的形式。因而，在選稿的範圍上比較廣泛，幾乎各地的詩人都寫它寫稿。詩刊，以教育民衆，并鼓勵年青詩人寫作。他們出小型的詩集，或自己開業非創辦了「新詩源」，內容着重寫農村及民間故事，形式上力圖新穎，通俗，而富於音韻美。

歐克家，伍禾，何其芳都寫了一些長詩。在詩的理論上，除艾青的「詩論」出版外，鍾敬文寫了「詩的語言」，「造句」形式」，「主題」，「表現手法」，「無名詩」等語，都是想以最簡明的語句，想寫出詩的藝術上的理論。我自己則試寫着「新詩的性質」，前後已發表過七章，想以研究態度，對新詩作一種探討與批評。詩歌的民族形式，已由理論走上了實踐，這一年的詩歌理論，多半是質疑的報告，沒有像從前那樣空洞的理論了。說到這一年的詩歌翻譯，仍覺十分貧弱，楊木天高潔等看斷的譯了一些詩，缺少有計劃的介紹。

詩集，這一年中出版的也很少，我們能見到的只有「火把」（艾青）「人民」（葉水拍）「投槍等」（胡危舟）「朗誦詩集」（高樞）「紅薔薇」（王亞平）「後方小唱」（任鈞）其餘的我們都不能見到，這真是中國詩壇的一種損失。

詩歌朗誦會，詩座談會，曾先後在渝，在桂舉行過幾次

；并有許多次廣播詩人的作品。但在朗誦技巧上仍缺少進一步的研究，朗誦的範圍也未深入民眾中去。

現在我且將這一年來的詩歌創作，作一番檢討。

第一、是一部份詩作，太暴露了「散文化」的傾向。新詩是永遠向前進展着的，它是不斷地否定了前一形式，而再創造新形式。白話詩否定了舊詩詞的形式，而自由詩又否定了白話詩的形式。這裏新詩更口語化，更接近了民眾。因此，詩人追求，試驗新的形式，是進步的現象。但不能否定的是由於詩人熱情的泛濫，溢出了詩的藝術的束縛，而走入散文的路上。我們總不能忘記「詩是言語的經濟」，「配體的經濟」。詩人不能控制情緒，與自己的語言，便要傷害了詩作的完義。詩必須有音節，（格調）的限制，與情感的控制，它的形式——亦即語言，必須富於形象美，音節美而恰合於表現內容的。打破了舊的形式，必須建立新的形式，詩人不必受一切死形式的約束，但不能不要形式的限制。詩的最完美的形式，乃是嚴整的形式。否則，一任情感的奔放，信手寫出，行數多了，但已不再是詩，而受成了散文。讀了許多報章雜誌上的詩，看到許多這種傾向，如寫太陽照着曠野，太陽照着山林，太陽照着污流，太陽照着……連用排句，一直寫滿十行。這裏，就敗壞了詩的無組織，情感騷亂，言語重贅，——結果就是散文化。詩人必須從這上面跨過去，向詩的更高的藝術形式去追求。

第二、是一部份詩作，仍殘存了舊詩詞的臭味。——自然我們知道新詩是由舊詩詞演變而來，我們更不否認詩人應接受舊詩詞的優秀遺產，特別表現手法及主題處理上，更該批評地去學習。但一個今天的主题，絕不能以舊詩詞中艱澀

的，古奧的，怪誕的詞句來表達我們新的情感與想像。最近曾讀了一書「試問」，只讀了十數行，即發現有下列一編舊詞：

「華麗的宮闈」，

「丹碧輝煌」，

「雍穆堂皇」，

「華表」，

「莊肅深遠」，

「金樓玉欄」，

「琉璃彩瓦」，

「雲石圓柱」，

「扶搖雲霄的」，

「神暈目眩」，

讀了這些詞句，真要把我們帶到古代宮殿里去了，這是舊詞句的排列，誰能說是詩？這不但損害詩的形式，并且糟蹋了詩的主题。另有一些受舊詩詞影響較深的詩人，在有意無意中又拖出那些不倫不類的詞句，叫人讀起來不順口，聽起來聽不懂。還有的，在意識上跳不出舊詩詞的樊籠，寫一個新的題材，却沒有新手法，那一樣是要不得。至於那些用舊詩寫詩的人，在他們也只覺得好玩，原非認真作詩，自然不在這裏討論。

第三、是太歐化的形式。中國人作詩，又是寫當代的中國史事，及社會人生現象，自然應該用中國語言風格的形式。這裏，我們不否認每一個詩的主题，都與人類，世界有關聯；我們也不否認要盡量批評地學習西洋詩的優秀作品的創作技巧，但我們既用的是方塊字的中國語言，中國語言與任何國的語言不同——即是字的音數，音色，音聲，詞句的結合，都有它自身的特點，因而，我們必須用民族形式去表現我們的內容。否則，只顧抄襲別人的手法，弄成詩的歐化，洋化。如新詩的亂分章句，隨便分行，以及冗長繁複的句子，都是必須克服的缺點。查考中國新詩，自受了歐西詩人的

影響。才有了新的發展，但新詩發展到今天，我們的詩人已能自立，可以創造獨特風格了，不必再依人學步。試舉馬耶柯夫斯基作詩的形式，與中國學他的詩人的詩作一批判。第一、俄文的音節，字聲，完全與中文不同；第二、馬耶柯夫斯基詩人的情感完全符合了蘇聯大革命的波動，他的形式的跳動，正等於人民革命心擊的跳動。他的提行有兩種用意，一是爲了加強詩情的波動，二是爲了增強語言的力量，例如

我是打掃垃圾堆的
和推水的。

被革命

所號召，所動留。

從貴族的詩的園藝——

撒嬌娘們那里

走上了火綫。

這樣的提行，分行，完全合乎上面兩種條件的，然而，叫我們一部分詩人一學習就成了不三不四了。這樣的例子太多，爲了節省篇幅，不願再抄在這里，只要我們用心去研究，就會發現那樣地依樣畫葫蘆，是要畫成南瓜的。其他，那些表現在詩中的太歐化的句子，我們也認爲與新詩發展有害的！

前人的錯誤，是後人的鏡鑒；前者的足跡，是後者開闢新路的捷徑。我們要在今年——一九四三年詩壇作一個展覽，必須從去年新詩的發展上去推斷，去理解，去認識，才能把把握住問題的中心，才能指出新詩的發展路向。

一、在詩的理論上，將從詩的基本問題上展開討論與研

究。如「詩歌的民族形式」，「新詩的用法和造句」，「詩歌的韻律」，「新詩的表現手法」，「詩的想像」，「詩的情感」，「詩與音樂」，「朗誦詩的研究」，以及其他與新詩有關諸問題。都要有一番熱烈的討論，從問題的表面探尋它的實質，並進而從問題本質上探討出理論的核心，而建立起新詩的正確理論。這理論的要點，必須要以詩歌的現實主義爲標的，使那些詩歌的偏見論者，（如蔑視新詩的，認爲詩歌不必與抗戰有關的，）將無法抬頭，那些有害的理論將被肅清。逐漸由個別問題的討論，走向理論的統一；由淺顯的了解，走入深刻的認識，再由深刻的統一的討論與認識中完成新詩的正確理論。

二、詩的翻譯，將不再如過去一年那麼零碎，貧弱，一定要作有計劃的介紹。如某一個大詩人的創作的介紹，以及他的創作藝術，與理論觀點的評述。或者國際著名詩人詩集的全部翻譯，長篇詩集的出版，詩歌譯叢書的編著，將從詩歌譯著者個別的或共同的努力中做出一點成果來。

三、詩的創作，要設法避免或克服過去一年來敗露出來的缺點，——如散文化，歐化，舊詩詞的老調等。再進而去把握新的主題，試探着更富於形象性的表現技巧與藝術形式。詩的主題，必然配合着抗戰進展與歷史的演進，即全世界自由人類已走上聯合反侵略的陣綫上，而中國人民又做了「反侵略的老大哥」，也是「反侵略的衛道士」了。那末無論在前方，後方，淪陷區，或任何國土上的一角落，任何人的生活，都將被反侵略的須臾所籠罩，因而，詩人的創作主題，必然而且一定的要以反侵略爲中心。或從正面謳歌，或從反

而暴露，或從側面諷刺，都能寫成完美的詩作，單看詩人如何把握并如何表達主題了。說到詩的形式，詩人們一定從多樣形式上找尋更適合於自己的形式，在語言上，詩人們將努力創造最有力，最富於音節美，最口語化的新語言。在表現技術上，詩人們將艱苦地精細地探求最動人而富於魔性的手法。在形式上，詩人們將由小詩，長詩，合唱詩，敘事詩，抒情詩，史詩，詩劇……各種形式上創作自己的典型風格。

(上接九五〇頁)

了胆，衝過唯物論，衝過你們的假聖人所規定的已經破碎了的法條，然後才可以看到真理！

七 結 論

三民主義的哲學，是唯生的哲學，三民主義的文藝論，也就是唯生的文藝論，所謂唯生的藝術者，就是認定求生是三民主義文藝作品的最後的決定因子，除此之外，再沒有他種因素。是向求生有同樣最後決定文藝作品的可能；求生，是三民主義的本體。

三民主義的目的，是在行仁，三民主義的文藝的目的，也就是在愛人。我們的文藝作家，必是先顧到有創作此種文藝的必要，所以才創作此種文藝的，推己及人，把自己所感到的必要表現出來，使同樣感到有此種必要的人，都能從這作品上得到發揮此種必要的愉快，這便是愛人。

三民主義的方法，是大學的方法，是用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順序，先從極細微的處所着手，然後逐

。要之，詩人們無論怎樣走他自己的路，但都不出新現實主義的路，所謂，詩歌的新現實主義，在現階段則不外是「反傳統的內涵」與「民族的形式」，這兩種東西的最適當的結果，即是新詩現實寫法的實踐，也就是今日詩人正確的創作的路，唯能這樣，一九四二年的中國新詩壇，才能表現出輝煌燦爛的成果！

三十二年二月初於渝

漸開展，以至化及天下的，三民主義的文藝的方法，也是要以公憤地研究事物的真理，堅定地信仰着指導一切的三民主義，殷勤地修養自己的德性，適切地蒐羅着此時此地的材料，本親親仁民，愛物的意旨，執行着首先從本身救起，漸漸推及到社會，國家，民族，最後救到世界同人類職務的方法。

此外，三民主義繼承了變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中國一貫的道統，三民主義的文藝論者雖不必繼承詩書易禮春秋以來那樣中國一貫的文藝手法，但是，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所對的首先是中國人，所以，我們也要深切了中國文字組織方法，深切了解中國文字的質白趣味，以免有他國人不願欣賞的毛病。

三民主義吸收了中外古今各種各樣精審的人類智慧，然後融合貫通，用極淺顯極流利的的方法，表現給各種知識階層的人們看，這是創造三民主義的。總理最高文學天才的表現，這精神，這學力，這手法，是我們非學理不可的！

論藝術作品的和諧性與統一性

姚珞

一件美好的藝術作品應該是完整無缺的，牠所包含的諸部份和諸元素必然是統一而和諧的。一件藝術作品之所以偉大而予人以深刻長久之印像者，就是因為它能做到統一與和諧的境地。有些作品，表面看去，似乎平淡無所取，但整個看去，却能予人以深刻的印像。有些作品，單看一處，似顯精彩，但整個看去，却又平淡無奇，不能予人以整個的印像。文藝批評家梁秋先生說：「文學作品的優越乃在於整體的和諧，而不在其各部之精到，是以作者不致意於瑣細的雕琢，而應注意全體之單一」。所謂「全體之單一」，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藝術的統一性。不僅文學作品需要全體的和諧和整個的統一，其實一切的藝術作品都應該如此。亞里士多德曾說文學作品應有單一性，也是這個道理。一部小說之所以稱為優越，必須構成這一部小說的諸元素，如題材的處理，故事的話構，人物的刻畫，心理的分析，景物的描寫，情節的變換，都須有適當的配合，恰合身份，恰合時空，整齊勻稱，統一和諧，這樣——整個配合起來，才顯得緊湊有力。惟其和諧統一，才能夠給予讀者以完美的印像，才能算是一部優越的小說。只要有一個人物的刻畫欠深刻，或者過於誇張，即使其他的部分寫得精彩出色，也足以破壞這小說的完整性，也就是失掉了統一性，有如白璧微瑕，雖然大部分是好的，但有了那麼不好的一小點，總認為是美中不足，

而不能予人以完美的好感，這便不能成為偉大的作品，寫一首詩，內容，情緒，意境，音節，韻律，格調，乃在每一行，每一字，都必須配合勻稱，才能統一，才能和諧，才能成為一首好詩，如果全詩有一二行欠洗鍊，有一二音韻欠和諧，那麼讀起來，就有一種不快之感，總覺得美中不足似的，因而不能得到一個完美整個的印像，於是這首詩也就失掉了牠的價值了。一齣戲能給人以深刻的印像者，必然是整個的敘事的情節感動了他，而絕不是某一個演員的超羣的技藝使得他流淚。一齣戲，尤其是話劇，如果僅僅有一二個所謂主角演得特別好，其餘所謂配角根本就沒有演過戲，不知道演戲究竟是為了甚麼，只當是好玩，隨隨便便，自由動作，弄得一場胡塗，即使所謂主角的演技好得可以上天，也不能給觀眾以良好的印像，更說不到感動了。這是就大的方面說。小之如一件道具的備置的是否得當，效果的做得是否逼真與否，是否做得恰當其時，以及燈光的明暗與顏色的變換，是否適合劇中情調，對於這齣戲的整個的生命都有莫大的關係，稍有不宣，都足以破壞這齣戲的統一性與和諧性，而形成支離破碎，使整個戲劇的生命為之喪失，這是多麼的可惜！我當看到有些演員自以為是配角，輕視自己的身份，以為與全劇無關重要，因而隨便敷衍，胡鬧一頓。有些負責燈光的人，不懂得劇情，不知道隨劇情的變換，而使用適度的色調，只

是以五顏六色的燈光來炫耀觀眾的眼睛，時而紅，時而綠，時而黃，時而藍，時而熄滅，時而明亮，以為這樣定可以博得觀眾的好感，殊不知這樣地玩弄燈光，不但不能幫助劇情的表現與發展，反而足以破壞劇情的統一與和諧，使觀眾莫明其妙。這對於劇演的生命簡直是一種致命的打擊。還有些演員好穿華麗的服裝，尤其是女演員，最愛盛裝服飾，以此為榮，不管是否合乎劇情的需要。這都是不明白戲劇的整個性，不知道全體的和諧性的重要，只曉得誇大自己的一部分，惟恐暗淡無色，不受人注意。我又嘗見一些導演者，也不懂得藝術的統一性，只注意於一二演員，即所謂主角，以至劇精神貫注於這幾個人身上，而忽視其他的所謂配角，以致少數人雖尚能勉強上台，較為圓熟，然而其他的角色都莫明其妙，不能盡到他應盡的職責，舞台上固之錯雜零亂，全劇為之破壞無餘。近來西安各劇團迭次的話劇公演，都犯了這種錯誤。在這些公演的劇團中不無一二個稍有戲劇修養的優秀演員，然而大都缺乏舞台經驗和對於藝術的正確認識，簡直不知道演戲是怎麼一回事，一般所表現的缺點，都是生疏，零亂而缺乏規律，予觀眾以極惡劣的印象，不但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給今後的話劇前途以莫大的危害，使觀眾對今後的話劇公演不敢再來問津。

戲劇是綜合的藝術，是直接地的一切抽象的或具體的藝術形象化於觀眾之前，因此戲劇更應特別地注意於全體的和諧與整個的統一性。我們常看舊劇，內容雖然是舊的，但看了一遍，規看一看，三遍甚至無數遍，總有興趣，這原因一部分由於舊劇演員大多很整齊，都能恰當地達到他應盡的職責，整個的舞台都能達到和諧統一的境界。有些戲院生意興

隆，觀眾擁擠，有些戲院門前冷落，虛座很多，這原因就是由於前者不論演員和行頭方面都比較齊全，而能予人以比較完美的印象。一個京戲院裏，如果只有一個馬最良，而其餘的演員都不行，我想馬最良個人雖有超羣技藝，也無法吸引觀眾。據說夏聲劇院賣座甚佳，並不是因為他的演員有特殊技藝，而是因為他的演員都很整齊，行頭（指服裝和陳設）和舞台，還因各地方而頗能勻稱一致。該院的演員都是童伶，論個人的技藝，當然不及馬最良，然而整個地說起來，却比馬最良演戲的那個戲院好，個人的精彩處只是部份的，而不是整個的，只有整個的美好，才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畫一幅畫也是一樣，需要着全體的和諧與整個的統一性。一幅畫如果有一點不好，或是景物的配置不勻稱，這幅畫便整個破壞了。荷雷斯（Horace）說得好：「假如一個畫家，一時興之所至，畫一個人頭而添以馬頭，我們見了，必然失笑」。這幾句話就說明了亞里士多德所謂文學作品的單一性，也就是說明了藝術的全體的和諧與統一性。

藝術作品的給予欣賞者以深刻的印像者，乃是牠的全體的和諧與整個的統一，前而已經說過。畫一幅畫，人頭上配以馬頭，便是怪誕，便是破壞了和諧和統一性。又如一齣戲裏，大體都還好，其中有一個演員台詞生疏，動作慌亂，就必然予觀眾以惡劣的印象，而使全劇失色。藝術作品不是只求部份的精巧，而必須求整個的一致。所以亞里士多德說：「藝術作品乃是有生機的整體，是以藝術作品之各部份的本身並不該有多少價值，各個部份的真正價值，乃在其對於全體所發生的關係，及其對於個人部份的比例」。這一段話充分地說明了藝術作品全體統一性的重要。荷雷斯在他的著名

的「詩的藝術」一書的開端也說明了文學作品乃是整個的，其各部份須有自然的配合。

從來，許多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莫不具有全體的和諧和整個的統一性。偉大的文學名著，如德哥勃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與「仲夏夜的夢」，荷馬的史詩「依里亞特」和「奧德賽」，但丁的「新生」與「神曲」，托爾斯泰的「復活」及「戰爭與和平」，莫泊桑的短篇小說，高爾基的「好細」與「下層」，魯迅的「阿Q正傳」，貝多芬的歌曲「月光曲」，米勒的繪畫，羅丹的彫刻「蕭伯納像」等藝術作品，莫不有着全體的和諧和整個的統一性，莫不是完美無缺的成功之作。

因此，一個作家要創造一件藝術品，必須注意於全體，力求全體的和諧和整個的統一，不可只着眼於某一部份，只在瑣細的地方，求工整和求精細，必須就全體觀察，就全部份下工夫，一個導演者導演一個劇必須注意每一個演員，不可忽視任何一個，即使是只有短時間出現的，也不可放鬆，

反之，更宜特別注意，因為這一短時間的出現，往往最能引起觀衆的注意。其他如佈景，燈光，化裝及効果等，都須嚴密而妥當地處理，綜合運用，不可絲毫脫節。做演員的尤其不可輕視自己的職務，須知自己的一舉一動都關係着全劇的生命，切不可斤斤於主角配角之分。記得蕭佛西先生在長沙平民教育促進會主辦臨時戲劇講習會中曾講過：「舞台上根本無所謂配角，一上台都是重要的角色」。這實在是至理名言，深知藝術的統一性的。

演劇是如此，音樂，繪畫，彫刻，寫作等一切藝術莫不如此。全體的和諧與整個的統一性，實在是一切藝術的共同要求。蘇格拉底說：「藝術家佈置各物，使有程序，使每一部份與其他部份和諧，以便建設一個有規則的有系統的整體；一切藝術家都是如此」。所以，當我們創作一件藝術品的時候，必須注意如此，我們的創作才能完美無缺，才能是白璧無瑕，才能是成功之作。

三十一年元月二十七日夜重抄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黃河月刊編輯室 啓事

本刊因印刷條件發生障礙，以致脫期數月，不勝遺憾！惟戰時物資困難，尤以印刷條件不易補充，祇為讀者所知，此次印刷方面已有具體辦法，將來當可與讀者諸君，按期相見也。

各地投稿者務請逕寄本社黃河月刊編輯室收，萬勿寄交私人，以免貽誤。（特約稿件除外）

投稿諸君如欲退回原稿，務請附足郵票。

關於訂閱，查詢等事宜，請直接函洽本社門市部（西安西大街），本室負責編輯，礙難代覆也。

殺家

厲戶橋

日本兵佔領着齊哈爾的那一天，張彪關着大門，躲在房間裏，一到傍晚時分，便用棉被緊緊的裹着身子，裹着頭，躺在牀上，一動不動，一聲不響，像死人一樣。

到這天為止，已下了幾天的大雪，天氣特別寒冷，大地份外的蕭殺蕭條。在白天，張彪靜悄悄的坐着，怕聽那遠近劈劈拍拍的槍聲，更怕聽到孩子們的哭泣。日本兵猙獰兇殘的面孔，他簡直不敢想像！但他一看到妻的病了多年的蒼白的臉和滿含着眼淚的兩眼，他更覺得陰慘！他知道：就在這一天，這齊齊哈爾的男女老幼，被日本兵發射的不知有幾千幾萬！縹緲的血跡染着殘雪，浸漬着積雪，……種種慘痛的事實，彷彿就在他的眼前沒隱現着。可是，他一看見孩子們哭喪着臉，妻却不住的掉過頭去偷偷的擦乾了眼淚，却又轉臉來

向他張露着笑容，那樣的情景，他更感到慘痛！此後就要死了，現在還活着的人，想起來更爲可怕！他揣想：千萬間櫛比似的房屋，已被日本兵燒成一片焦土，就在那片焦土裏，埋藏着千萬萬的生命。也許母親緊抱着孩子，被壓在倒塌的大屋底下，正在掙扎，四圍的火漸漸近來，濃重的黑煙裏迸射着閃爍的火星，暫時雖沒有死，再也不會活下去。也許兒子正拖着爸爸的一條腿，爸爸在灰燼裏慢慢的蠕動着，終於給熾熱的火燒焦了全身，兒子的手依舊沒有放鬆。也許忍痛的捨了丈夫，好容易從火窟裏爬到街邊，自以爲暫時得救了，妻却又遇着日本兵，給殘暴的蹂躪以後，赤裸裸的躺着，昏迷胡胡的死了，飄渺的幽靈，依舊在她丈夫的身邊迴旋縹繞着。……像這些無法描寫的光景，各種印象在他腦海裏閃爍着的時候，他

的心彷彿已經凝結，神經都顛倒了，他看看自己的家，彷彿熊熊的火光已在窗前，這全家大小，連他自己也在內，都是快要葬身火窟的人。他不能躲避這樣的浩劫，但這浩劫，一到他爬上了牀，躺在被窩裏以後，還沒有降臨。他所以一動不動，一聲不響，好像和待死的囚犯，已喝了酒，吃了飯，正要被綁赴刑場一樣。

他曾私自幻想過：最好在不知不覺之間，給日本兵的一顆子彈射穿了腦殼，胡里胡塗的離開了妻和孩子們，離開這血肉模糊的世界。這麼想着的時候，他曾衝出大門，却又給孩子們的哭聲喚回來了。「要死，咱們一家大小死在一塊兒，這麼在陰曹地府，也還是團聚的呀！」看破了他的意念，低聲啜泣的妻，用柔和凄婉的聲音，對他這麼說了。他一看到妻的流滿了眼淚的臉，拉了

最小的女兒，緊緊的抱在懷裏，低垂着頭，她的兩眼也漲着眼淚了。

「媽，你別哭啦！爸爸是不會離開我們的。」最大的男孩子，扯着母親的衣襟，低聲悄語的安慰着母親，偷瞥了父親一眼，這時候，父親正和母親是一樣的慈祥，雖然他從前曾挨過父親的打罵，也曾暗地裏忿恨過。

這時候，他躺在牀上，回想着白天的這些情狀，他只深恨自己平時對於妻和兒女不該那樣深厚的愛！愛的太深，這時候所感受的苦痛也特別加重。千頭萬緒的思潮，在他腦海裏翻騰起伏着，一直到夜深，纔算決定了：既不能單獨的活，捨棄了妻和孩子們，就得挑起這苦痛的重担，和他們偷生下去！

二十歲以前，他是個個強剛烈的愛，讀讀詩，即使刺他一針，鮮血淋漓的流着，再也不會改變的。小學快要畢業的時候，冷不防給一位同學揮過一片瓦礫來，打破了額角，血流到額子上，始終沒有用手去撫摩一下創痕，是這樣慷慨激昂的角色。中學時代，前後闖過三次學潮，被開除了兩次，同學們都叫他做「黑旋風李送」，自己却以為是

儒林好漢。任憑你是怎樣崇高偉大的人物，都不在他的眼下。他自詡為文足以安邦定國，武足以披山扛鼎的全材。考大學，兩次落第，第三次以備取的資格跨進了大學的門檻以後，銳氣稍磨了一半。狂熱的愛着一個在他看來既有國色天姿，又很端莊嫺靜的女子，不知怎麼又失戀了，滿想投江自殺，却又乘頭喪氣走回自己的寓所，躺在牀上，兩眼凝視着頂棚，纔知道天地雖大，並沒有容他縱橫馳騁的地方。大學畢業以後，算是將將就就的和一個並不愛慕的女子結了婚。他嘗了三次失業的痛苦，幾經朋友的介紹，到了黑龍江省政府裏當個二等科員。美麗的理想，不但消褪了鮮艷的顏色，連圈子也漸漸縮小，終於將自己的家當作一生安份守命的天地。現在的他，已很老成持重，樹葉在空中飄舞，深恐打破了自己的腦袋，變成這樣粗法心虛的人了。他愛自己的妻和兒女，愛自己的家，也愛自己的職業。對於妻，他是一位溫存體貼的丈夫；對於兒女，他是一位和藹仁慈的父親；對於工作，他是一位奉公守法的職員。現在他的

百年大計，只是用自己的能力，換取相當的代價，使妻和兒女都能豐衣足食，永遠維持着這家裏裏溫溫靜靜的空氣。這樣溫和靜穆的空氣，給日本兵攻進了齊齊哈爾的槍聲砲聲衝破了。兒女時時浮現在小嘴邊的笑容忽然消逝，換來的是掛在眼角上的淚痕。妻的額前的縐紋彷彿平過了幾道，臉色愈加慘白，眼眶也更加深陷下去了。

「怎麼活下去呢？」這句話，雖不敢對妻提起，深怕咬傷了她的刺痛的心靈，却在白天的心裏像驚濤駭浪似的奔騰澎湃着。什麼話也不說，鞍在被窩裏，偶爾深深的嘆一口氣。

第二天早晨，天空還在飄舞着柳絮似的雪花，若斷若續的槍聲還在隱約的傳來，但大地彷彿是死一般的沉寂。孩子睡得很熟，女兒動不動翕着小嘴，在夢中，大概還正吮吸着母親的奶頭，眉宇間浮現着天真純潔的笑容。男孩子的腿，不時的抽搐一下，「唔——唔——」媽，——爸爸是不會離開我們的。

「唔——唔——」爸爸是不會離開我們的。妻早就醒了——也許一夜就沒有安

眠，睜開疲乏困倦的眼皮，偷看了丈夫一眼，丈夫正擁着她，坐在牀上，有氣無力的擡着頭，低垂着頭。

「老天爺是有眼睛的——」一向善于溫存體貼的妻，這麼自言自語，却在安慰他。

「我想，」他嘆着氣說，「我們從來沒有做過損人害德的事，照道理是能够逢凶化吉的。」這時候，他只好信賴命運了。但是，他一想起着政府辦公廳裏他一連坐了三年的那張椅子上，三天兩夜，也許坐着另外一位科員，他已被推出了大門，他不禁打了個冷戰。過去三次失業的痛苦，像毒蛇似的纏繞着他的心，一次加重似一次。這時候，他回憶着那流浪，孤苦，忍饑受寒的種種情景，估量着一家大小生活的負荷，眼前是現着重重疊疊的陰影。

二十幾天後，這陰影變成早晨稀薄的霧，隔著這層霧，隱現着淡淡的陽光。黑龍江省政府辦公廳裏他坐了三年，那眼珠子，依舊坐着三等科員張彪。

在他還沒有再走進省政府辦公廳之前的一天傍晚，他的科長特地來訪問他，帶來了淡淡的陽光。科長是日本留學生，二等科員張彪所景仰的人物。科長最大的本領是，在任何地方，遇着任何人，臉上都堆滿着溫煦的笑容。黑龍江省政府變成了「偽組織」，科長穩如泰山似的一點兒也沒有動搖。這天科長來訪問張彪的時候，臉上的笑容比從前的更溫煦，更香甜，一見到張彪，緊緊的握着他的手，那手是軟綿綿的，好像沒有骨節一樣。

「近來受了一點兒虛驚了吧？」那音調就像慈母對子女的一種愛撫，其實也沒有什麼。」坐在椅子上，挨近張彪，開始來了個「慰問。」

「科長怎麼樣？」張彪微笑着說，但這笑容立刻就消失了。

「還是一樣。大局算是平定了。」

「科長，這齊齊哈爾不知究竟死了多少人？」一手抱着小女兒，一手牽着男孩子，站在科長面前的張太太，担心的問了。

「也沒有多少。大概是不會太多的吧？」科長却是漫不經心的淡淡笑着。

「您還在省政府嗎？」張彪很關切的問他。

「唔，還和從前一樣。上頭的全都撤換，自科長以下，一律都照舊。」

「都照舊不動嗎？」張彪非常驚異，他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

「反正日本人也是需要咱們中國人幫忙的。地方丟了，國家亡了，本不是咱們這幫小角色應該負責的，咱們犯不着慷慨激昂，更犯不着去和不必反對的人去反對。張科員，你說是不是？」

這意見，張科員覺得太難答應了，他沉浸在深思裏。他彷彿覺得面前的科長已經變了樣。

「你想，咱們只要能够發家活口，對誰都是一樣的賣氣力。假使要關着大門，來個全家自殺，自以爲一門忠烈，其實是無名英雄。不食周粟，餓死子首陽山的伯夷叔齊，還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嗎？何況咱們還沒有伯夷叔齊那樣的份位！」科長的詞鋒愈來愈銳利了，臉上也還堆滿了笑容。

這一段話，張太太不能完全了解，只是「發家活口」四個字聽進她的耳鼓。

的時候特別漂亮，也特別猛烈的刺着張彪的心。張彪已穩約的猜到科長的家意，同時對於他的敬意也就低弱了許多。他明白的知道他從前所尊敬的科長，現在已變成空樓的傢伙。但因為多年來所忍受的磨折和苦痛，壓抑着他的軒昂的志節，所以他沒敢斥科長的勇氣，只好是一聲不響，裝着恭敬聽命的神色。

「只聽咱們說窮家活口，對誰都是一樣的費氣力。」科長的這兩句話，張大太字字聽得很真切，在心坎裏反覆的玩味着，將懷裏的小女兒送給了丈夫，不由的低聲咕噥着：「就是這些孩子纏着人！可是爸爸是喜歡阿姐的呀！」隨即滾過臉去，在女兒的小臉上親了一個吻。

聽了科長和妻的勸勉和慰藉，張彪的心在弱弱的跳躍了。他已走到十字街頭，「向那條路去呢？」心頭翻滾着鬥爭的烽火。

機靈的科長，向張彪的肩頭，用柔軟的手輕輕的拍了一下，站起身來，又特地伸過手來和張彪緊密的握着。「你再考慮一下，最好和太太存續的商量商

量，太太比你更賢明，更識時務！咱們是老朋友，一向相處得很要好，爲你着想，爲你的家，我總算心意是盡到了。假使不嫌棄我，明天請到省政府去，什麼都好商量，你的位置還是空着的。心向張大太斜睨了一眼，點一點頭，飄逸似的走了。

張彪對着昏暗的燈光，默默的凝視着。這燈光象徵他的一家大小，煤油是從附近街口木村商店買來的，快要完了，燈光逐漸的黯淡下去。他想要使這盞燈重放光明，就得要滿了煤油。阿姐在牀上大聲的哭，妻一壁解衣扣，預備給阿姐喂奶的時候，一壁自怨自艾的低語着：「要這孩子長大成人，真不容易！」男孩子早就睡了，他又啾啾唔唔的說着夢話：「媽，您別哭啦！爸爸是不會離開我們的。」

聽着這些話，凝視着這樣的燈光，彷彿有千萬元重的一塊鉛壓着他的心頭。「只好走那條路了！」他暗自打定了主意，被妻一再催促去睡覺的時候，懶洋洋的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近了，牀坐在牀沿上，連脫鞋子的氣力都沒有了！

第二天早晨，毅然決然的出了大門，繞走了幾十步，却又站住了，階地沉吟：「這怎麼能呢？」——但他終於拜訪他現在並不如從前那樣尊敬的科長。這是風和日厲的暮春三月，被橫情染了積雪，街頭掩沒了血痕，壓着張彪心頭的一塊鉛慢慢的減輕移動，翻滾着家的陰影也逐漸散散，稀微，接續着的，又是家庭溫暖靜靜的空氣，妻和孩子們的笑容。

對科長的敬意也在逐漸的增高。科長對他當作心腹似的透露了一些秘密，他不久便會調到昂昂溪去當鐵路站長。這是個肥缺，因為日本大非常信任他。就在機外官的時候，他一定設法使二科員張彪至少具有一等科員。有一天科長和他低聲密語的時候，特別叮囑了幾句話：「對咱們儘可以隨便一些，對日本人却要絕對盡忠！禮貌上也得特別周到，恭敬！你別疏忽了小節，人家是睚眦無大小，都不寬鬆，尤其在小事上能夠看破你，你就算踏上升官的階梯

了。比方說，明晚省政府招待日本顧問官的時候，我已派徐當浦招待。在顧問官的面前，你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得加倍留神！假使這一關，你能「漏個險」，「你的前程就算佈滿了光明！」科長的話，比平時彷彿更懇摯，也更該珍貴。「謝謝科長的提攜！」忠誠的發了酬忱之後，回到家裏，看到妻的藉了多年的臉上，彷彿盪漾着初結婚時的嬌媚和靚麗。

第二天的黃昏時分，日本顧問官到了省政府大禮堂，科長是翻譯官，緊緊的跟隨着他們，好像曼外國大太手裏拿着一隻哈吧狗似的。張科員謹慎的必恭必敬的隨着科長轉動，看他的神情，眼色，揣摩自己該做什麼事，彷彿是哈吧狗的頸項上的響鈴。他一面忙碌而又裝着安閒大方的奔走周旋于賓主之間，一面却不斷的自省，深怕有什麼對賓失敬的地方。因為太謹慎，太特殊的緣故，他自己知道動作反而不大靈活了。他深深的慚愧，發現自己並不是怎麼玲瓏活潑而又穩重不力的科員，看看科長的態度和動作，纔更確切的了

解他所以有這崇高的地位，而且更要飛黃騰達，不是沒有原因的。凡事要幹得好，都得條條有素！這廝想着，一杯茶，送到一位顧問官面前的時候，不知怎麼茶杯傾斜了一些，從茶托上滑到地板上，打得粉碎，茶灑了顧問官的衣角。

「怎麼啦？」科長忽然聲色俱厲的向他斥責了，立對又轉過臉去對這顧問官代為道歉賠罪的時候，張科的左頰飛來了一個猛烈的巴掌，熱辣辣的！「支那豬！」顧問官咆哮了！

「下去！趕快滾出去！」科長也跟着怒吼了！他剛轉過身去要遠離的時候，科長在他的屁股上補了一腳！

像小偷似的從人縫裏溜出了大禮堂，溜出了省政府的大門，很迅速的跑回了自己的家。妻和兒女都已睡熟了。他獨自坐着，摸摸左頰，依舊是熱辣辣的！凝視着燈光，燈影迷迭着特別閃亮的光芒，紅的圈，綠的圈，五光十色的圈，在他的眼前繞繞迴旋，一切美麗的夢，都在這時候被撕成了千絲萬縷的紙條，趁着這燈火閃爍了！

他很想狂呼大噴幾聲，但怕驚醒了妻和孩子們的睡夢。他也想痛快淋漓的大哭一場，但對着鏡子凝視了一會兒，忽然發現二十歲以前那樣瘋癲剛張的英姿，還有一些在面孔上遺留着。不由自主的用手又在左頰上摸了一摸，猛然想起在十八歲那年春季的一天，為了觸犯了父親，惹起了他的怒火，也會在這地方被父親猛烈的打過一個巴掌，整整一年沒有和父親通過一次信，父子彷彿已變成不能見面的敵人了。剛纔這一個巴掌，不是父親的，不是親戚朋友的，是罵他「支那豬」！會屠殺千萬萬中國人，在世界上以殘酷暴虐著名的日本人的！這是他的終身不能洗脫的恥辱！這是他萬不能混滅的仇恨！復仇的火焰燃了他的心，沸騰了他的血，他霍地站起身來！衝出了房門，到廚房裏摸到一把菜刀，又氣虎虎的回到了房間，走近牀前。各色各樣的念頭像閃電似的在他的腦海裏閃爍的時候，他已是馳騁于百萬軍中的戰士。他不怕遲疑，不敢吝慢，這復仇的火又在他心頭熊熊的燃着

着，他向妻舉起了菜刀。

他在這一刻那間，本來臉向着牀裏的妻，忽地有什麼感應似的，轉側了身子，臉向着頂棚，睜開惶惶的睡眼，醒了！

看到明晃晃的刀，妻想坐起身來，掙扎了一下，却又躺着不動了。她知道不能抵抗，只用乞憐的低低的聲音向他說：「也許我害了你，要你良心上担着苦痛，養活我和孩子們！你——你——你下手吧！」說到最後幾個字，聲音特別微弱，「但是，你——你爲什麼在這時候要下這毒手呢？」

「我們的家永遠沒有幸福了，以後有的是災，苦痛和悲愁。」握着菜刀的手一絲兒氣力也沒有，刀落在妻的枕邊。他不敢將剛纔所受的恥辱和盤托出的告訴她，他說話的聲音哽咽着，眼淚像泉水似的湧出來了。

就是到這生死關頭，妻對於他也還是和順得像綿羊一樣，這出乎他的意外。假使就在那舉起菜刀的一刹那間，不等她醒來，狠一狠心，一刀砍去她的頸子，也就非常悲壯而痛快的了。不然，

她剛醒來，看到就要被殺的時候，骨碌的起身，和他爭奪，掙扎，就在這個當兒，使他的熱血沸騰，怒火迸發，使着所有的氣力，也會狂烈的殺害了她。偏偏她躺着一動不動，只是怪可憐憫的等候着死，這樣的情景，使他周身的血都凝結了！堂堂有志氣的剛烈的大丈夫，絕不能發誓一個恭順柔弱毫無抵抗的女人。力拔山氣蓋世的項羽，要踏死一條爬虫，這絕不是英勇，而是最難告人的恥辱。這麼想着的他，不由自主的跪在地上，兩手覆着她正在蓋着的棉被，只好掩飾剛纔的舉動了：「我一時不知怎麼發了狂——」淚汪汪的兩眼凝視着她的蒼白的毫無血色的面孔。

「不，」她緊閉着眼睛，聲音微弱得使他幾乎不能聽見了，「你不是這樣容易發狂的人。你一定受了什麼羞辱，你得告訴我——我——我從來沒有幫助你，只是生了孩子，連年害着病，累你受苦，使你的良心得不到一刻兒安寧。假使我和孩子們能够永遠離開，使你單槍匹馬，毫無牽掛的在這世界上開闢你的天地，得到光榮，幸福，我死了

，三魂七魄，也會永遠跟隨你，保佑你。」眼淚流滿了兩頰，但她的兩眼還在緊閉着。

「是的，我受了恥辱！——我會這麼想——」他摸一摸左頰，再也不願對她掩飾了。「我得雪恥，報仇！」他說到這里，神識都已顛抖了，「可是，我也得永遠離開了你們！」

「受了誰的恥辱？報誰的仇？你得告訴我！」她忽然睜開了眼睛坐起身來，兩臂攬着他的頸子，感傷着他的臉。聲音特別溫柔，她想給他一點兒安寧。

他却像從夢中驚醒過來似的，立刻站起身來，兩手推開了她的胳膊，斬釘截鐵的說了：「你不能用你的臉靠着我的這塊地方！」用手指一指自己的左頰，「我不能告訴你，使你知道你的丈夫是受了誰的恥辱！受了怎樣的恥辱！我得永遠離開了你們！」從她的枕邊迅速的抓起了菜刀，閃電似的向她的頸子劈過去，鮮血淋漓着他的受了恥辱的臉，怒視着他的胸前，染着紅被，枕頭和被單，她倒下去了！

這血，復仇的怒火燃燒着他，他的血液迅速的奔流，血管幾乎要爆裂了，他不能猶豫，不能停滯，飛也似的跳上了床，就那血淋淋的斧頭，對着那情勢的孩子，毫不容情的砍下去，小女孩兒只叫的叫了一聲，接着房間裏就沉下了！

他躲藏了！經過很久的時間，纔慢慢的甦醒過來，睜開兩眼，看一看躺在血跡模糊的棉襖裏的妻和孩子們，掙扎着站起身來，跌到地上，像一隻瘋狂的猛獸似的衝出了房間，衝出了大門。

這是深風道惡，野草枯黃的時候。齊齊哈爾附近幾百里遼闊的地方，有無數的中國戰士出沒隱現着。他們的聲威，震撼了森林，瀾漫着曠野，搖動了山嶺，阻礙了江河。他們的首領混江龍，在齊齊哈爾附近的人們傳說起來，簡直是神話裏人物似的蓋世英雄！有人說：他會一夜裏獨自殺了數十個日本兵，用鮮血澆着雙頭，狼在虎嘍似的吃飽了，跨上馬，飛也似的奔向着森林。有人說：他會坐着乞丐，騎在鐵道上，等候着

裝滿了日本兵的列車，終於推倒了疾駛而來的火車頭，停住了列車，埋伏在鐵道兩旁的他的夥伴們蜂擁而上，將日本兵殺得一乾二淨。有人說：那夜齊齊哈爾日本兵營房失了火，燒死了五百多個日本官兵，這把火，正是他放的。說不定，他就隱匿在齊齊哈爾，竟有人看見過他。快要圍攻齊齊哈爾的消息，一天緊逼着一天，日本兵不斷的增援到齊齊哈爾來。有一夜，擴說齊齊哈爾附近的城市村落，全都插起了中國的國旗，昂昂溪車站也給他們放了一把火，燒燬了數十輛車皮。「只要逮住混江龍，日本人一定賞給五十萬塊錢的獎金。」到處飛散着這樣的傳單，每天都有捉住了混江龍的流言。可是，混江龍的聲威依舊在齊齊哈爾附近幾百里遼闊的地方廣播着。

這天下午，日本兵陸續不斷的向齊齊哈爾四圍的城市村落出動，據說附近的戰事吃緊了。傍晚時分，槍聲砲聲逐漸的靠近，緊密，日本的傷兵像潮水似的向齊齊哈爾輪途收容。四圍城市村落的火光，掩映着灰暗的天空，火線越來

越高。齊齊哈爾有幾處發生了激烈的巷戰，有幾處又失了火。「聽說混江龍正在這里指揮着他的弟兄們」。關緊了大門，躺在這裏的人們低聲的說，他們都是希望混江龍立刻在他們的面前出現的。昂昂溪的戰事，比齊齊哈爾更猛烈。

車站不知給誰放了火，燒得精光。停留在站上的車皮早就拖到齊齊哈爾來，還沒有進站，就被軍隊推倒了，打碎了窗戶，炸毀了車廂，像是一堆一堆的木頭似的那麼凌亂狼藉。

在偽黑龍江省政府裏充當「顧問官」，原本是日本軍隊中的皮隊長——永井太郎，這時守備着昂昂溪車站。到任還沒有半年，已經弄了一百多萬，討了六個太太的昂昂溪車站的彭站長，在他未當站長之前，是省政府裏的科長。在這天的黃昏時分，昂昂溪四圍的槍聲劈劈拍拍的響着，彭站長嚇得伏在月台旁邊的淺壕裏，兩手蒙着耳朵，他不敢聽

到這壓緊的槍聲。永井太郎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在月台上跑來跑去，迫切的期待着援兵。每一批傷兵從火線上給拖回來的時候，他一看，就扭過頭去

，他彷彿知道自己也會和這些傷兵是同樣的命運。他帶領着七零八落的士兵，想退出車站，遇到齊齊哈爾去，但是三天突圍，每天都是增加了死傷的士兵。黑暗遮蓋着大地，風聲虎虎的叫嚷着，西國的火光衝破了黑暗的天幕，照耀着昂昂漢車站，他很恐怖，只能抖擻一下，壯一壯胆。

對方的先頭部隊衝到了月台的時候，齊永井太郎的右臂已經受了傷，有氣無力的騎着，像一條死狗一樣。四圍的戰士排山倒海似的衝到了月台，隨即又散開，搜突殘餘的日本官兵。

這時候，在月台上奔馳，叫喊的混江龍！他的脚尖忽然踢着軟綿綿的東西，低頭一看，「你是誰？」大聲的吆喝着，只隔幾步遠，跟隨着混江龍的那個弟兄，立刻跑到他的面前。「拖起這個傢伙來！」這個傢伙給他們搭着胳膊，架扶起來的時候，混江龍從口袋裏掏出一盒火柴來，擦燃了火，向這傢伙的臉照了一照，混江龍認這傢伙！在全世界的人類裏，他對這傢伙認識得最清楚！照着他的臉，劈劈拍拍的打了幾個

巴掌，「拖去斃了！」兩個弟兄拖着這傢伙走去的時候，他望着這傢伙的背影，揮一揮手，哈哈的狂笑了，這笑聲，在他的生命史上算是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混江龍收復了昂昂漢，緊接着帶領大部份弟兄們向齊齊哈爾進軍的時候，正要上馬，三個弟兄拖來了一個中國人，「報告司令！」其中的一個弟兄向他敬了禮，「這條傢伙好像是奸細，他伏在月台旁邊的溝壕裏，一動不動，給我們搜索到了。」

混江龍一看這奸細，冷冷的笑着說：「原來是站崗！」從容的走到他的背後，用脚尖輕輕的踢一個他的屁股，他立刻跪倒了。到這時候，他纔知道驚天動地的混江龍，正是和他同事過三年之久的老朋友！

「帶到齊齊哈爾去！」混江龍向部下吩咐了一聲，跨上了戰馬，揮舞着馬鞭，仰望星光閃爍的天空，低聲的說：「我算報了仇，對得起你們的英雄了！」
三十一一年二月二日于西安

黎明

更夫

——愛寄友人

那流血，死亡，
風寒……
忍耐了吧！
這是我們新生命的源泉。

昨天，
大風暴扯毀了我們的旗號，
我們英勇地行進，
像海上的飛燕。

振起鉄臂吧——
眼睜的苦難
轉瞬便消逝了，
昨天的，
那夢真是夢幻，
追戀那夜居的天亮，
天亮了，
是我們勝利的凱旋！

三一年春於洛陽

查哈貝勒

威爾遜說：「查哈貝勒」在哈貝勒（註）跪在床頭的儀儀，虔誠地閉上眼睛，把手掌合起來，高高地舉在頭上，喇嘛輕輕地禱告着：「我終於回到家了！只有最後的半日路程了！明天，我便可以看到我的家，我的牛羊，我的馬羣，我的妻子，以及我所有的一切財產和許多多的僕從們。十五年前的明天，我從我的家走出來，出發到山海關外去，而現在，我的家，我却從遙遠的山海關外回到家門；這是佛爺給我還的日子，一個如何技巧而又合式的日子啊！我將娶從整齊的牛羣裏面，挑出最肥最大的牛，從成千的羊羣裏面，挑出最白最順的羊，從成百的馬羣裏面，挑出最壯最快的馬來，獻給佛爺，只有這樣的謝禮，纔能表露出我的謝意，纔能報答佛爺賜予我的恩典！佛爺賜予我的恩典是多麼隆重而又出色的啊！」

黃河月刊

「誰能斷定查哈貝勒這一夜是入睡了沒有呢？不錯，他是閉上了眼，臉頰上也透着熟睡的紅暈，而且鼻子裏還發出有如一隻貓爪示威着似的呼聲。但是，這清清楚楚地聽見樓梯上的老鼠在咬嚼木鞍，也清清楚楚地聽見了屋子外面那些上了絆子的馬（註）在草地上撲踏，也清清楚楚地聽見了羊圈裏的羊叫，還有狹窄的廄廂和看家狗的吠叫；這些形形色色的聲音，沒有一樣不刺進他的耳朵。」

（註）馬在野地放青，都用皮繩將

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

陶今也

「蒙前廳和後廳絆起來，以免走遠而失掉。」

十五年前的明天，久遠了却是年青的那一天，二十歲的查哈貝勒舉行了新製的戎裝：銅製的戴着染色的紅羽翎的圓盔，巖然地豎立在頭上，發着耀目的亮光，裝着鱗片也似的銅釘的護胸甲，緊緊地圍在身上，肩頭上是鍍着銅邊的護肩，腰間圍上了由十四塊長方形的厚牛皮做成的圍裙，這一塊壓住另一塊地排列得像鷹的翼翅一樣，雪白的羊皮靴和羊皮手套，護膝裏都壓着紅絨邊，漆着着虎頭花而用三層厚牛皮縫起來做的盾牌，被無數的銅釘紫綉結實實，絲製的長而寬大的紅腰帶，除了纏在腰上的一段外，纏餘下的便纏在手臂上，月牙形的馬刀，裝在鍍花的銅鞘裏，刀鞘上帶着一大串紅絆子，低低地扣在腰間他騎的是一匹裝璜得華麗無比的大黑馬

加六七

騎鞍上配着四個皮囊，第一個裝着弓，第二個裝着箭，第三個裝着一斗炒米和兩瓶酒，第四個裝着牛肉和羊肉的乾末，另一個則裝着餵馬的豆料。皮囊上都拴着大塊的紅綠綢子，當馬奔馳起來的時候，那些綢子便和韁子上的羽翎以及鞭帶和刀鐔一齊飄飛起來。這樣的裝扮，並不希奇，加卜太爾大汗陛下成千成萬的前御侍衛官，每一個人都是如此的。

在家門口，年邁而美貌的妻和成羣的僕從們，恭恭敬敬地排隊站立着，每一雙眼睛都注視着他，看着他騎上馬，左手握着長長的紅纓槍，右手握着權桿，左臂上套着閃閃的盾牌，右手攏着繮了七匹雄健的馬，緩緩而去。

他就是这样輕感而面單地離開了家的，妻的多情的眼以及僕從們的虔厚的臉，溼溼地印在他的心中，他忘不了妻的富笑舉動，因為他是愛她而她也愛他的，他記得每天早上伺候他起床穿衣的烏巴（註一）格勒沙太太（註二）前謹慎的心並且多少年以來都不會改過樣的狄爾甫和吐克吐呼，當每次用飯的時候是如何地鋪好桌布擺正杯筷和刀勺，也無

時無刻不繫在他的腦際，還有呢，那就太多了，管家的，放牛的，放羊的，牧場的，管莊稼的都在內，雖然多得我們難以算清楚，但即使是偶然，他也不合把其中的任何一個忘掉，無疑地，十五年以來，還是三十二歲了，格勒沙太太也許已經老得不能動了吧？狄雅爾甫和吐克吐呼還會那樣精神健旺麼？管家的換了人沒有呢？那些放牲口的喇嘛（註二）和小工一定有不少變動，那個管莊稼的漢人對於妻的忠實是和對自己一樣嗎？

（註一：烏巴就是女僕，由他在領地中的百姓家找婦女來担任，等於旅差，不給酬報。）

（註二：喇嘛當受屬於人，因為人會相信他們是神爺，一定能把事情辦好。）

是的，十五年以來，他從沒有過一個整天是完全不懷念到家的。他並不感到家的偉大，但他感到家的溫暖，他並不感到家的重壓，但他感到家的需要，他並不感到家的難捨，但他感到家的難忘，當他那樣與高采烈地離開家時，他何曾夢想到會要離開到十五年之久呢？如果他僅僅只不過是加卜太爾大汗陛下所率領的一個小兵，那倒是不足希奇的，

那就不要說是十五年還能回家吧，就是一輩子歸不了家，連骨頭早都化做山海關外的泥沙，又豈算得了什麼呢？然而他却是大汗陛下的御前侍衛官，誰能感大膽地想：有如作一個奇蹟般的想：一威儀顯赫英名遠播的加卜太爾大汗會一出馬便死在山海關外呢？誰能想像一個小孩子以為太陽總有一天會掉下來那樣地想到這被成千上萬的侍衛官和幾十萬兵馬所擁護着的大汗會中箭死去，而那成千上萬的侍衛官又都變成了俘虜呢？可是，千萬個不幸，多半是在千萬個意外發生的人們從不善在做一件事情的起初時候，自己便會預料要遭遇不幸的啊。一樣的兵士們曾經深深地慶幸過自己是一個加卜太爾大汗陛下的兵士，戰將們曾經深深地慶幸過自己是一個加卜太爾大汗陛下的戰將，侍衛官們曾經深深地慶幸過自己是一個加卜太爾大汗陛下的侍衛官，加卜太爾大汗陛下自己也會慶幸過他是一個極其優異於其他許多大汗陛下們的大汗，但是，這些光明的一面，却被他們不會慶幸過，不會愛慕過的黑暗的一面侵蝕了，吞沒了。於是查哈貝勒自然也不能例外地被囚禁着

，當了十四年零七個月的俘虜。

事情的變幻真是出奇地快哩。新製的戎裝——那成千上萬的侍衛官都是穿得一色一樣的威武堂皇的戎裝，在每一個侍衛官的身上駐留的時間短得不到一個月，馬上便被另外的一批侍衛官們割下去，穿在他們的身上了。那些人們把那雪亮的銅套拿去盛水飲馬，把那漆花的虎頭牛皮盾拿去改成另外一種花樣；他們首先挑選着比自己的馬更好的馬，留下的劣馬便宰了，煮熟了，食婪地大地吃下肚去了。查哈貝勒失去了他的一切，他只有穿一件古舊的狗皮大氅，套一隻狼皮長靴，每天過着囚犯們的痛苦寂寞和憂愁的日子了。他曾經努力設法想把他的搭繩留下來，終於沒有可能；那條華麗細緻的搭繩原是加卜太爾大汗陛下所賜的珍品，而那裏面却裝得有從北京買來的切肉刀，從張家口買來的打火石，還有整塊的純金和銀子，尤其使他不能逃然捨去的，便是妻與他交換過來的白玉點煙盤。

當自己受到囚犯般的虐待時，查哈

貝勒也深悔自己曾經對待自己的罪犯們竟然也是這樣殘酷，於是他只好安然地忍受着痛苦，咀嚼着乏味的寂寞，並且試着解開許多說不盡的憂愁，他把這當做一種報應，他和他的同伴們曾經耀武揚威地排列着，站在加卜太爾大汗陛下的御前，讓微風吹動着他們身上那一切能够飄動的飾物，讓太陽閃亮着那一切能够發光的銅片；現在呢？微風吹的，已不是那些飾物，而是他們頭上的可憐的長而亂又髒的頭髮，太陽閃亮的已不是那些銅片，而是被磨擦得走滑了的鐵鏈和鐵鎖了。他們終日辛苦地操動，做

着一切笨重而不清潔的工，從來沒有休息，也沒有變換。他們要把一連串的山，開出一條能够並行三部六馬快車的道路來，他們要把無盡量的駝毛羊毛刷洗或清理出來，他們要收集無數萬斤的木柴而自己却只能燃燒樹葉和草屑，總之他們要做一切下等的事，却要把上等的成績貢獻給人家，嚴寒和酷熱，週而復始，查哈貝勒的什麼都磨練得消失了。他幾乎不知道自己還是一個有生命的人，不知道生命對於他的賦予，將要還有

些其他的什麼。然而他却始終記得自己有一個家，而這個家還是必須要回去的；他一心一意地盼望着能够逐漸地縮短自己與家之間的地埋上的距離，因為他深知他的家也正如同自己所盼望的一樣，在那裏等待着他的歸來。

現在就是這個離家只隔半日旅程了的充滿着希望和喜悅的晚上，查哈貝勒也像從前忘記了自己似地忘記了十四年零七個月的苦楚。那些使他胼手胝足的苦工，和難以忍受的苛待，已經完全從他的記憶中消失。是的他脫去鐵鏈和鐵鎖了，不要再體味那種非人的生活了，固然也是使他忘去那些苦楚的原因之一，然而十四年零七個月以來，他根本上早已失掉了肩膀上或感到痛癢的神經，他早已習慣於嚼食着如同飼料一般粗糙的糧食，他的腦筋不復有善與惡，甜與苦，美與醜，舒適與痛苦，滿意與焦愁等等事情的辨別力。在這些和更多其他的許多羣衆與靜死之中，那唯一倖存的一點熱，便是家——還家。他必須要使他的肺呼吸吸到家鄉的自由空氣，他必須使他的腳板再踏到家鄉的柔軟的泥塊

，他要用眼睛看，用鼻子嗅，用手指摸，用他全身各部份有感覺的器官再接觸到家鄉的熟悉的一切。——那裏，現在就是將要如願做到的最後一個前夜了。

所以，他的睡眠雖然被一些雖然在夜裏也不休息的音響所侵擾，但他反而認為這是一種親熱的陪伴。他很快地休息着，兩眼皮和地閉上，而頰上透着紅暈，鼻子裏發出細微的調聲，耳朵却因聽着這些可愛的動喚。天纔曉得的，那些老鼠，馬，狗，羊們的聲音，如果是在十五年前來打擾他的睡眠的話，他將會怎麼樣呢？是把靴子用力丟到房頂上去打呢？還是大聲咒罵他的僕從們呢？

可喜的日子終於到了，令人迷惘於家鄉的憧憬中的長夜已成過去，清晨的白霧已經展開，只等着金黃的太陽來懸掛了。夜哈貝勒從老羊皮被子裏抽出腿來，吃力地擰腳套進牛皮靴，然後從炕上跳了下來，深深地伸了一個懶腰。他隨即用最迅速的動作，在門外草場上抓回那匹飽吃了一整夜的小白馬，他把它牽到井邊，汲起水來讓它飲過，再替它備上鞍轡，拴在門前的馬槽上。他回到房子裏，從炕洞裏面拖出堆滿了火灰的銅壺，把滾燙的羊奶茶倒在碗裏，又從炕頭上的木匣子裏抓出炒米來吃着，簡單地用着早餐。當他做這些事的時候，幾乎是很敏捷的，但他也免不了全身發着由於過份的興奮而來的顫慄，他曾把銅壺上的火灰撒落在碗裏，他曾把茶滴在炕上，也把炒米掉在地上。但是他究竟是全副高興地用完早餐，整理好臥具，擦乾炕上的羊奶茶，拾淨地上的炒米。他又照昨晚臨睡前一樣，跪在炕頭的佛位前，低聲地禱謝着神靈。最後，他紮好腰帶，掛上搭連，戴好帽子，重重地踏着脚步走了出來。

他輕巧地跨上小白馬，馬鞭插在身後的腰帶上，開始踏上這最後的一段路程了。

「走！」從另外一間房子裏，主人在被子裏發出充滿了瞋睡的聲音在問。「走！再見了！」他答應着，一面放開小白馬走動了。

好精神好氣力的小白馬，似乎從來不會懂得過什麼東西叫疲倦似地奔馳開

來，一轉瞬的時間，他們已經看不見昨晚的宿夜地了。前面漸漸展開的景色，使夜哈貝勒感到熟悉起來。

一塊一塊的草灘，夾在二塊二塊的山坡之間，逐次地向後而溜了過去，他開始看見接近自己的領事境上的那個博了。（註）這裏離那個博大約還有十五里地，鄂博離自己的家只有十里地，現在，一共只有三十五里地了。只要把這三十五里地走完，他便可以看到十五年前陳列和活動在自己眼前的一切了。他想着：他將要在旗桿前跳下馬來，守門的伊布南洛便跑過來把馬牽過去，他大步地走進大門和二門，狄雅爾布和吐克吐呼以及其他的許多僕從們都跪在甬道向他請安；他連曾經起居過二十年的臥房，妻帶着多情的眼跪着迎接他；他立刻投身在鋪着狼皮的躺椅上，而格拉沙夫太便會來替他脫去牛皮靴，並且替他澈頭澈尾地換上舊日所最心愛的軟帽鞋襪，他將要……

（註）鄂博等於指路碑，大多在黃處疊石或草草而立神位，以指示方向。）

鄂博是近了，而且立刻便留到他的身後去了。在高坡上，他四望着周圍的景色：那煙霧瀾漫的東方和北方，是他來自那裏的地方，那正西方，是他那肥沃的領地中最肥沃的地方，南面便是家的所在地了。第一棵橡樹出現了，那是他的領地邊境上所特有的配號；那棵橡樹使他感到一陣無以形容的歡欣，於是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啊！哈！」

他走到橡樹跟前了。跨下馬來，把韉繩結在鞍轡上，讓小白馬自由地靜立着休息。

他走到樹下，用自己的腳踏上的自己的第一寸土地。他用手細細地撫摸着橡樹的粗糙的樹皮，他用心地端詳着樹枝上僅存的幾片枯葉。他在地上旋滾着便勁的抽動着胳膊和兩腿，使全身染上屬於自己的沙土。他用舌頭舐着地上稀少的耐寒的小草，並且用牙齒咬嚼它。他好像完全陷入癡狂了似地親近着自己的土地，他現在的愛戀它們，甚於愛戀自己的生命。

太陽從厚重的朝霧裏擠出來，似乎專爲着來照在這哈貝勒的土地上，歡迎

黃河月刊

着他的歸來一樣。太陽幫助在哈貝勒除了他那如醉如夢的昏迷，使他回到理性上。他從地上站起，拍去滿臉滿身的沙土，重復騎上小白馬，踏上僅有的最後的十里路程。

到處都是從小信開慣了的原野的臭味，滿眼都是從小便熟識了的不變的景緻，太陽迎面照過來，有如慈母給予浪子般的溫暖。他是還家了。過去的十五年，讓它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永遠不要再發掘了吧，只當是由二十五歲就那麼一跳便到了三千五百了吧，只當是昨夜纔出門，今天就回來了。是呀！一切不還是依舊的麼？十五年前與昨天，實在又有什麼分別呢？這沿途稀疏的橡樹標識，依然遠遠地互相聯望着；這發黏的沙泥，依然鬆軟得一如往昔，這個斜多面的山坡和發着粘膩的魚香的草叢，這時燦爛而穩實的這路，這羊羣經過的腳跡，這半馬遺下的糞球，這行人留下的積灰，甚至於一口吐沫，一片破紙，都是和從前一樣，都是可愛而值得親近的啊。

在迎面而來的山坡上，有一個人正向這

二卷十一三期合刊

邊走過來。他看見那個人了，那一定是個熟識的家鄉人呢，說不定就是某一個僕人吧。迎而的那個山坡的最高點，便可以瞭望自己的家，只要順着坡邊一直走下去，再走上另外一個低低的山脊，便到了家門口的。那個人是從自己家裏來的麼？至少他應該剛纔還看見過自己的廚師的呀。

由於而向着太陽，所以他直到距離不遠的地方，纔看清楚了迎面而來的一個女人。

「女人！家鄉他母親們之中的一個！」查哈貝勒用腿一夾，小白馬便放開整齊的大走，飛速地跨過去。

「早安啊！辛勤的太太！」當小白馬行近那個女人時，他條然地停住，跳了下來，非敬地說着。

「早安！先生！」女人回答着，而且也站住了，似乎是在等待着他的問話。

「啊！漂亮的太太！」他說：「這纔早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

「那邊！到那科橡樹下面去！」她說着，用右手指着她剛纔撫摸過的那科

九七一

檢樹。

「有什麼貴幹麼？我從那邊來的時候看過的，那裏什麼也沒有呀。」他說。

「是的！現在是什麼也沒有，不過，也許將要有什麼可說不定，因為我等待一個人。」他說。

「等待一個人？」查哈貝勒有點落在好奇的懷惑中了，他囁囁地問着：「在那邊境上等待一個人？」

「先生！請你趕自己的路吧！今天是個好天氣，祝你一路如飛！」她說着，而且想從一旁繞過去。

「慢一點！」他脫口叫着。她被他叫住了，張着一雙大眼望着他。

「為什麼要到那邊等待一個人呢？」他心裏想着，但是沒有說出來。他在細地打量着這個女人，像妻一樣的身材，也彷彿是妻的音容笑貌。但是妻顯多不應該還是這樣年青呀，妻應該是一個三十二歲了的像一個與老太太——比方像格拉沙太太那樣的婦人了，妻的十七歲的聲音還會保留到至今不改變麼？由十七歲長到三十二歲，她的身材還會那麼

高一點不矮一點不胖一點不瘦一點麼？她戴着她有六條珊瑚珠線的頭飾，那紅紅的頭飾正配着她那紅紅的面頰，兩道柳葉眉直插到髮角裏面，她的衣着，雖然樸素却不失整齊堂皇的氣派，她的香色的坎肩證明了她是一個貴族，她的靴上的龍頭鳳尾花顯示出了她的品級不在自己以下。她是誰呢？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妻呢？如果真是妻，那麼她在那科檢樹下去等待一個什麼人呢？假設她是等待自己吧，她怎樣知道自己今天會回家呢？而且她又不會帶一個僕人呢？

「有什麼吩咐麼？先生！我是在俾爺前許過愿，必須在太陽把影子晒在四面正同身體的一半一樣長的時候之前，便要走到那科檢樹下面的哩，現在是快要過掉那個時候了……」她催着說，而且低頭看看影子。

「真是對不住！」他收住自己的想念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陪你到那科檢樹下面去麼？我想向你打聽一管對於你並不相干而對於我却很重要的事情哩……」

她緩緩地搖着頭說：「請你快點說好了。我在佛爺面前許了愿的，我只能獨自一人到那邊去的。」

「請問你的貴姓大名？」

「這個是不是對於你要打聽的事情算一種必要呢？先生！你允許我拒絕你的問話麼？」

「我如此地向你請教的，你不致以爲我的彬彬有禮是太麻煩了吧？」

「那麼，謝謝你的美意！我的父母是洪保台吉（註）我的公婆是哲布丹雅老貝勒……」

（註：洪保是姓，台吉是貴族，哲布丹雅就是查哈貝勒的族系。）

「啊——」他驚喜得幾乎跳了起來。洪保台吉的小姐，哲布丹雅老貝勒的兒媳，這不正是自己的妻麼？想不到，想不到，從過這幾千里路外趕回來，第一個見到的便是妻，而且她又儀態大方，那麼年青美麗，她用什麼方法能把十五年前的青春一直留到現在的呢？是藥！的確的，無論怎樣看，這是真正自己的妻呀。那圓滿無瑕的鼻子，那只有左面才看哭過的面頰，那滿臉光澤的手，那喜歡蹣跚起右腳跟來站着的體態

許許多多妻的特徵又從他的心的深處湧地湧了上來，妻還是絲毫不會變樣子的。告訴她吧！自己就是他的丈夫，難家出在丁十五年的餐哈貝勒。

「是妻啊！已經無疑地是妻啊。」

他想着：「但是她爲什麼一點也認不出自己呢？自己有什麼變樣了麼？十五年一天一天地過去，積起來的變樣，自然不是自己能想得到看得出的呀；自己一定變樣了，而且變得厲害！」

他預備直率地告訴她了；當他張開口正要彈動舌頭的時候，猛然有一個猜

急的疑問襲上心頭：妻是貞節的麼？她能夠安然渡過等於守寡的十五年而絕無外遇麼？她能夠不被淒涼和寂寞纏繞麼？她能夠不受思念和焦慮的侵蝕麼？看她的樣子，她似乎從來沒有憂愁過，而

一直都是安適和快樂地生活着的，那麼是否另外有一個人代替了自己給她以不同性別的安慰呢？而她現在又是要到那

顆橡樹下面去等待一個人……她所等待的顯然不是自己，顯然是一個不情不白

的人，說不定就是她的情人……

他想着，看着，不自覺地從眼裏射出了猜忌和憤懣的凶光，他的血流沸騰起來，衝到了頭上和臉上……

「先生！我可以走了嗎？」她莫明其妙地接受着他的眼光，感到一陣無名的恐懼。

「不能，我還有話要問你！」他的語氣粗重起來，但是他却實在找不出一句什麼要問的話。

「你看你的眼！」她的恐懼終於擠出口來了：「你爲什麼像這樣看着我呢？你看你的笑，那簡直是假的呀！讓我走過去！你大概不是一個太善良的君子吧？偷偷保佑我。」她說着，用兩手蒙着臉，埋起頭來向旁邊讓過去。但是小白馬攔住了她的進路，她惶恐地縮瑟在路旁站住，用祈求的眼光看着他。

「我不是一個壞人！一個行路的人怎麼會存着不良的意念呢？你不要害怕，看看我的馬，我的小白馬是最馴善的。」他說。

「好馬，好馬，步子是得很快，我剛纔已經看過了。讓我走吧？先生！」

「快了，馬上就可以讓你走了。」他想了又想說：「我到這裏來，來也是等待一個人的。」他的聲音又緩弱下來。

「也是等待一個人？爲什麼要跑到這個地方來等待呢？」她似乎覺得他並無惡意了。

「正如同你的原因一樣，我也是曾經在佛爺前許下願了的。」他說着，又問她：「剛纔你說你是演保台吉的閨女，哲布丹雅老貝勒的兒媳，那麼你是浩齊特親王族的人麼？」

「是的，我的父親正是浩齊特親王族的洪保台吉，你到過那裏，也見過他老人家麼？你是從那裏來的麼？」

「不是，我不過隨便這樣猜一猜便說的，我從來沒有去過——不，我只到浩齊特親王族去過一次。」

「你想在這裏等他老人家麼？那是一輩子也等不到的，還是趁早回去吧！」

「我當然不會在這裏等待洪保台吉，不過我等待的人，同他也有點關係。」他說：「哲布丹雅老貝勒的少爺，叫什麼名字，你肯告訴我麼？」

「先生，你是一個真蒙古人不是呢？你想，一個十五歲出爐的閨女，而且是她丈夫的原配，她怎麼能够不守閨範，隨便地把自己丈夫的名字放在嘴裏向人亂說呢？還是請你到他家裏去問吧……」

「她遲疑了一下，接着說：『啊，那也是用不着的了。他出去了十五年，至今還未回家哩。』

沒有等到他說話，她又搶着問：『你說的，你會到過浩齊特親王府去過一次的？』

「是的，我去過一次，十七年前，我從家裏帶了整隊的僕從和牛羊馬匹到浩齊特親王府去娶親。」

「是麼？」她奇怪起來，她只記得十七年前，查哈貝勒曾帶了整隊的僕從和牛羊馬匹到浩齊特親王府去娶自己，却從未聽說過還有另外一個人也這樣做過。她禁不住好奇地問道：『你的家住什麼地方呢？我從來不知道十七年前在我的家鄉還有另一個閨女被另一個先生娶去呢。』

「的確是沒有第二個……你問我的家鄉？不遠，走到這個山坡上便可以看見了。」

見了。那門前高高地飄着三面旗，並且緊靠着蘇基耶博的西面，那所府邸，便是我和我的祖先們住了三百年的家。」「那麼你是……」她將不能自持了。

「哲布丹雅老貝勒的獨生子，浩齊特親王府洪保台吉的獨生女婿——查哈貝勒……」

「你終於回家了……」她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膝行到他的身邊，緊緊地抱住他的大腿，把臉貼在他的腹前，眼淚成注地洒在地上，沙土上立刻凝聚了一片斑痕。

他把兩手纏撫在她的頭上，眼睛裏也含着淚珠，顫聲地說：『你不能認出我來了？』

「十五年的久別，使你把我當成一個陌生了人！」他說着嘴唇發着抖。

「你變了……」她抬起頭來，注視着他俯下來的面孔，說：『你的聲貌變了，找不出一點原來的形像了。你的眉毛沒有那麼濃厚了……』

「火藥燒傷了我的額角……」
「你的眼睛失去了雄壯的光輝了……」

「十五年的苦工和五千里路的疲勞使我……」

「你的嗓音裏顯面破裂……」

「十五個冬天，都在咳嗽中……」

「你的臉是這樣黑……」

「冽寒的風天天吹着，酷熱的太陽天天晒……」

「你的腰背都彎曲了……」

「勞瘁的工作不讓我伸直腰背……」

「你的手是這樣僵硬粗糙……」

「熱的火，冷的水，都由它拿……」

「我記得你睡家時的那種熱烈情景……」

「那時我是加卜太爾大汗墜下的御前侍衛官……」

「隨後我們聽到加卜太爾大汗死去的消息……」

「而我們也都變成了拘禁十五年的囚徒……」他說着，拉着她的手把她拉起來，纏在自己的懷裏，扯起她的腰帶，擦去她的眼淚：『讓我們從今天戰』

起，要快樂的！……」

「我快樂，我本來快樂，現在是更快樂了。」她說「自從你走了以後，我每天以快樂的誠心在禱告而祈求你的平安，我每年的今天，必須到那棵樹樹下去等待你回家。」

「威廉！你每年的今天都在那裏等待我……」他感到有點憐憫地說。

「是的，像黃河裏的水流那樣可憐的等待你！……」

「那麼，今天是不用再去了。」

「不去了。」

「我們騎上馬吧！」

他把手拉了過來，讓她騎在前面，然後自己再跨了上來，把她攬在懷裏；於是小白馬慢慢地走動了。

在山坡的頂上，他俯瞰到自己的家園。

四週都是山塢，像城垣似地圍住一片平地。蓋基鄂博在東邊坡上巍巍地屹立着，好像是一個田園的守望者。青磚築的城堡，灰沉沉地矗立在另一個平坡上，三根高大的旗幟飄揚着三面大旗。金紅的牛和雪白的羊，散碎地點綴在褐黃的廣大的草場上。太陽光親熱地覆蓋

黃河月刊

着這安靜而自由的家鄉，一切又都安靜而自由地傾瀉着太陽光的親熱。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有如一日，家鄉是十五年前的家啊。

走下山坡，小白馬的步子加快了，塵土在它的膝下一串烟似地滾起來；羊們拍着頭，拉起耳朵來目迎着這奇怪的雙乘的騎士走過來，又目送着他們走過去……

旗桿和城堡在他們的眼前漸漸高大起來，終於聳立在他們的面前了。

她輕捷地先跳下馬來，飛也似地向大門跑去，大聲地喊着：

「他們呢？伊布南洛，格拉沙，狄雅爾布，吐克吐吐，都來呀，你們的主人還家了。」

(完)

威廉雷德

蒂克

威廉，

你發亮的眼

像南海的蔚藍，

秀長的眉毛

閃動着勇敢。

你，這異國的青年，

渡過了

翻滾着大浪的海洋，
穿過了
繡着白雲的長天……
在我們國土的一角，
你從天空飛下，
把鐵翅的鳥，休息在
剪平的草邊。

你，終日地
坐在鐵鳥的身邊，
是等待
敵人送死的行列？
是準備騰向雲霄，
把華南的天空
織上無形的網，
不讓倭寇踏踐？

前天的黎明，
我剛走近機場，
你却已在我的頭上盤旋。
飛得那麼低，
看得那麼近，
看，你帶笑的面容，
依舊向我擠着，一隻
藍得像海水的眼睛。

我正向你招手，
白雲低低飄過，
你却已飛向遙遠。

藉着黎明的風，
我向着
白雲深處高喊：
「威廉，勝利！」

一九四二年元月於昆明飛機場。

九七五

野蕨藜

黃河的大河，在黃河灘上，水漲船高，船在河中，人坐在船上，這是一幅多麼壯麗的圖景。……

冬天，當太陽懶懶地爬過了西邊的六盤山，滿天空佈着火了。紅色的彩雲炫耀着，奔騰着，漸漸地變淡了。從各家房後的牆壁上，一縷縷地吐着濃濃灰色的馬糞煙。（註一）北沙石灘包圍在濃厚的煙霧裏，到處是刺鼻的馬糞燒焦了的臭氣。風從遠處的山谷裏，沿着湮水吹過來，像皮鞭似的抽着人臉。店舖的木板門都合上了，從那木板門的縫縫裏，黃色的燈光，向外面吐露着，街道上寒冷清清的。偶而有一二輛人力車，點着耀眼的燈光，響着鈴聲，飛快地在街上跑過去。一切的聲音都停止了，只有那西北風特有的刺骨的寒風，飛捲着沙土，在街道上掠過，颯颯地呼嘯着。

在這冬夜份晚時，小銅鑼和動人的小皮鼓的響聲，和諧地在這夜的街道裏響起來，這聲音穿過了沉睡中的西關公路，沿着北沙石灘的街道，向市區裏走近來。當走到十字路口那家大的羊肉館子門前時，停住了。小銅鑼拌着小皮鼓，有節奏地打着，接着那像小銅鑼樣的清脆的響聲，在夜的街道裏，唱起那動人的曲子來：

石榴開花耀眼紅
到處野草一樣青

李家住在漳河岸
俺哥哥名叫李大用

……

「野蕨藜來了！關着的木板門打開了一線縫，人從各家的店舖裏鑽出來，向着十字路口走。像是把刺骨而可怕的寒風都忘記了。『聽野蕨藜唱曲子！』一邊走一邊叫着，十字路口擠滿了人，羊肉館子裏的馬老闆也出來了。

「馬老闆，黑洞洞的，在你門口唱小曲，應該破破膽，回去提兩個燈籠來。」雜貨店的王老闆向着馬老闆在打趣。

羅冰

「冷發，又被我的竹槓了。」馬老闆邊說邊向門裏走進去。一會兒提出了兩個圓燈籠，那是用白色的紗布糊成的。白燈籠籠着黑邊頭，中間釘着幾個用紅硃砂寫成的大字：「清真」，「馬記羊肉館」。燈籠懸掛在羊肉館子的門頭上，照得全十字路口亮起來。

野蕨藜同着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婦人，在人羣中呆站着，她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穿着件暗灰色的棉布襖，黑布褲，腳上穿着一雙已露棉花的破棉鞋。圓圓的小臉兒，當掛着人真的微笑，頭兩邊垂着兩條辮辮子，小皮鼓用一條白色的棉布帶拴繫着，斜擱在臂膀上。那位四十多歲的老婦人，野蕨藜的媽李七嫂，很消瘦，穿着藍布襖，灰布褲，腦後邊挽着個蓬鬆的圓髮髻，左手提小銅鑼，右手拿着個用布頭纏成的打鑼錘。

李七嫂呆立着，她那幅黃得像死人一般消瘦的臉，半向黑暗的天空呆望着，她不轉動，也沒有有一點表情，原來她已因愁苦而失掉了她一生幸福的，那雙眼睛的光明了！她已是個看不見天，看不見地，看不見人世間的一切變化的瞎子了！

正像是野蕙藜所唱的歌一樣，她們是河南漳德人。在她們的家，那條晝夜奔騰着的漳河邊，她們有房屋，有土地，有鷄鴨，也有牛羊，她們一家四口人：李七嫂，野蕙藜，野蕙藜的爸爸李老七，和麴的哥哥李大。吃不完，穿不盡，生活是豐裕的過得像乘涼在清風裏樣的自在安適。

野蕙藜的哥哥比她整大十二歲。李老七在三十八歲時生了她，他就愛這小姑娘。

她長到懂話時，性情是那樣的傲慢和乖戾，在他的臉前不敢說錯話。一句話惹了她，他就會斜着眼，斜着眉，用着那帶刺樣的語來譏諷你。就像野蕙藜樣的滿身刺，使人不知怎樣來撫順她。

「這姑娘真像野蕙藜。」有一天小

姑娘生了氣，李老七笑着向他說。

「我就是野蕙藜！」小姑娘橫着嘴，閉着眼睛說。「以後就叫你野蕙藜吧。」李老七設着笑起來。

野蕙藜長到十歲時，日本兵打到漳河岸。機關槍的響聲已聽見了。

小李莊的人，一窩蜂似的向外跑。

李老七捨不得他的家，他沉思了好好半天，從箱裏拿出了一个帆布包，向兒子遞過去。皺着眉頭說：

「大用，你們年青人，家裏留不得這是錢，你拿着，帶着你的妹妹和媽媽過去吧！先到楊家莊！……」一陣心被，李老七的話被梗住了。

李大用望着爸爸的臉，紅着眼睛說

：「爸爸，你呢？……」

「我老了，不要緊，……」等一等着如果情形不好時，我隨後趕着去，你們先去吧！」

李大用知道爸爸的話是不好反撞的，只好流着淚帶着妹妹和媽媽逃走了。妹妹和媽媽全哭着。

第二天日本兵就佔了小李莊。

後逃出來的人說，日本兵進到小李莊，將房屋全燒了。

停了兩天，楊家莊又該向外逃。

李大用望着了眼睛，也不見爸爸。情形緊急時，他只好帶着妹妹和媽媽往南逃，逃到新鄉時，就加入難民隊。

一天夜裏，母子三人被裝在一個滿鐵皮車子裏，渡過黃河，載到鄭州。後來又從鄭州，逃到了西北的古都西安。

在西安他們住在一間破爛的難民收容所。野蕙藜無事時，就跟那所裏從各處逃來的姑娘們，學着唱小調。

野蕙藜在家裏上過學，她長的又是那樣聰明伶俐，不多時把各處的曲調都學會了。她還會把學來的曲調，自己編着歌子唱。

李大用無事時，就想起家裏的情形來，一想起那漳河沿岸的家，就想起他的爸爸來。

「爸爸怎樣了？給日本鬼子殺死了嗎？被燒死在屋裏了嗎？……」他想到這裏時，給一種恐怖的感覺住了。他的眼花了：在他的眼前，有燒焦了的，

黑料像漆一樣的枯骨，有血肉模糊的屍體……

「那就是爸爸嗎？……」他咬緊了牙關說，他決定要去給爸爸復仇。

無事時，他在街上遊蕩着。……

這一天，他從外面回來，興奮地向着媽媽說：

「媽，我已與×師接洽好，跟他們商量河殺鬼子給爸爸報仇！」

媽媽聽了兒子的話，流下眼淚來。她雖然愛兒子，但是由於內心的仇恨和屈辱，她不能慨然地說出來：

「孩子，去吧！去報仇去吧！……」

「媽呢！妹妹呢？……」李大生含着眼淚，望着媽媽枯槁的臉，和妹妹那雙閃着光的活潑的大眼睛。

「你不要就心我們，還有幾個錢，我們到平涼去找你舅舅去！……」母子兩人公認了，野蕩蕩也笑得捨不起頭來。

李大生用當晚上就走了。野蕩蕩跟着母親，也於第二天坐了個黑下車來到這葫蘆棧的古城來。

……

……

在他們從西安起身的那一天，敵機正瘋狂地炸平涼，她們下了車，走到街市時，那裏是一片瓦礫場，找不着舅舅的商店了。打聽的結果，舅舅的商店被炸了，舅舅也給炸成了肉泥漿。李七嫂只得帶着野蕩蕩，在北沙石灘外野地裏，一間本地人看茅廁的「碎房房」(註二)裏住下了。

母親無事時，就想到，漳河岸綠林叢裏的家，想起了李老七，想到了出征的兒子，想到了被炸成肉醬的哥哥，在白天或睡夢裏都在想。淚——那人間殘酷所給與的傷心淚，像泉水似的，終天從眼眶裏，向外流着，流着！……

那雙光明的眼睛，終於因傷心絕望的眼淚的過分滲洗，而失掉光明了。

錢化完了。爲了生活，她將剩下的幾塊錢，買了個小皮鼓，一個小銅鑼。每天在寒夜裏，自己打着鑼，讓野蕩蕩把她編成的小曲調，沿街唱着換飯吃。

小皮鼓和小銅鑼的聲音，有節奏地，在這夜的古城的十字街頭上，爽朗地敲打起來了。

野蕩蕩所特有的那種清麗而柔和的

……

……

……

……

……

……

昏調，在夜的空氣中流蕩着，……

油染兒花開呀……

我愛的人……

漳河呀
遭兵荒
流浪的人兒

走他鄉
走他鄉

她歌唱着她流浪的經過——這世世的悽慘在她幼小的心靈深處所刻下的創痕，她以動人的調子，把他唱出來。馬老閻是個心人，聽她唱到逃難的苦處時，竟流出同情的眼淚來。他又怕馬老閻看到他流淚了，要發笑他，用插在毛茸茸的羊皮袖桶裏也暖不熱的冰冷的手，偷偷地的揩掉了掛在眼角的淚珠，把兩手又向皮襖袖桶裏插進去。用肘肘輕輕的搗了搗站在旁邊的馬老閻，低聲地問：

「唱得能成嗎？」(註三)

「榜將，榜將，……」(註四)王

……

……

……

……

老板連連地點頭。

「歌聲停止了，鑼鼓的聲音也斷了響。人羣裏叫出一個尖銳的聲音來：『來一個五更調！我出二角錢。』喊叫的是一個年青的小夥子。他是不流城一家大皮貨店裏的夥計。他是江西人，打仗後才來到平涼做生意。邊喊着，邊低聲地向着站在他身旁的另一個小夥子，揀着他那眼線似的眼睛說：

「野蕩蕩長得倒不錯，哈哈。」那小夥子撇着嘴笑了笑，他倆像狐狸似的，貪婪地向野蕩蕩投射着邪淫的光線。

鑼鼓爽朗的聲音，又激起悅耳的音調來。野蕩蕩情脆的嗓音又在唱：

「真真，笑風兒多呀
雪正濃

天涯的人兒

選錯了羊大用

珍哥呀

騎馬抖風

騎馬抖風

黃河月刊

幾個一條腿的，她臂下夾着拐杖的

傷兵，聽到了李天用的故事，圍想起他們親身經歷過的情形時，感覺到非常的興奮，不聲不響地在傾聽着。心沉沉地向下墜着，墜着……歌聲停止時，那幾個傷兵，階地裏在啜泣。只有那個眼線眼的皮貨商店的大夥計，却發着怪聲在喊叫：

「唱的是什麼呀？」
「唱的是五更調。」野蕩蕩微笑着回答。

「在南京，在上海，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五更調，怎麼連個『妹妹』情郎』也沒有？嘿——嘿——！」

「那樣的調子俺不會唱。」野蕩蕩細着小嘴說。

「不會唱？怎麼能拿一毛錢呢？喂，姑娘，會唱『十八摸』不會呢？」

「不會。」
「會唱『送情郎』不會呢？」
「都不會。」野蕩蕩有點不耐煩了，很很地回答着。

「都不會，還敢賣唱嗎？嘿，嘿——」眼線眼的太那許噲索着，搖擺着身子，沒精打采地走了。

夜深了。歌聲停止時，那從北砂石灘外，順着涇水所送過來的西北風，又猖狂地打着呼嘯，在敲打着每個人露在寒夜的臉皮。野蕩蕩從身上卸去了小皮鼓，從母親手裏拿過來小銅鑼，滿面堆着可愛的笑容，向周圍的人們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

「謝謝各位先生，多賞幾個，天氣太冷。」

聽說要收錢，站在周圍的人，一大半都溜走了。該王老板出錢了，馬老板打趣着說：

「冷送，你應該多出點。」

王老闆摸出了一毛錢，遞與了野蕩蕩。馬老闆是個聰明漢，不等王老闆開口，就摸出了一毛錢丟在野蕩蕩的銅鑼裏。

「我老馬不像你姓王的，兩錢還不

算數，另外也拿一毛錢。」

錢收完了，野蕩蕩將小銅鑼裏的錢

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

九七九

倒在凍僵了的手裏；只有兩張角票子，剩下的都是大銅板，合在一齊來計算，一共是三毛八分洋。野蕙藜把錢向茶館在寒風裏抖顫着身子的媽媽遞過去。媽媽像得了寶貝似的，小心地把她向藍布襖下的口袋裏裝進去。三毛八分洋，這就是他們在寒夜裏賣唱的最高報酬了。

街道上又是死樣的沉寂夜，濃厚地無涯際地向遠方伸展着。從澗水上吹過來的西北風，夾着細沙石，從街道上掠過，打着店舖的木板門，發出單調的寂寞的響聲。野蕙藜斜背着小皮鼓。兩手緊插在袖口裏。被冬夜的冷氣浸刺着的身體，索索地打着顫。帶着瞎眼睛的媽媽，向黑暗的原野裏的，那所「碎房子」走去了。夜是陰森的，可怕的。

六盤山上，在五月裏還有積雪，甘肅人是有這樣的經驗的。北部的甘肅，是寒冷得怕人。這一年冬天裏，在平涼，溫度曾降到過攝氏零下三十度。地皮上凍裂成寬的裂縫。所有的樹林，只剩了些乾枯的枝幹。澗水封上了一層白厚粉冰。用不到再架橋，行人，牛馬，羊

羣，可以從這岸踏着平滑的厚冰，舒適地走到彼岸去，沒有半點危險。澗河上的冰是堅實的。

雪整下了三天了。現在依然下着。房屋，城牆，樹林，川谷的原野裏，那望不到邊際的起伏的山嶺上，都帶着一層白皚皚的雪。公路上斷上行人。汽車，膠輪車，也兩天來沒見行走了。只有那成隊的，一連數十頭或數百頭的駱駝隊，高擡着鈴當，慢吞吞的沿着公路在跋涉着。

野蕙藜也整整的三天沒有到街上去賣唱了。那賺來的三毛八分洋，早已買成了食物，嚥下肚子裏。野蕙藜和他的媽，已竟一整天沒有吃東西了。這樣的寒冷天，大雪飛降着，從川谷遠處，沿着澗水送過的西北風，挾着雪花，無情地在空中飛過着，兇暴地抽打着她們那座孤零零的，墊伏在田野雪地裏的「碎房子」。那活像是一個冷鐵器，他們怎麼經得起這樣的寒氣的侵噬呢？野蕙藜是個小孩子，心火旺，還不打緊，她的媽——那個瞎了眼睛的老婦人，已凍倒在那座「碎房子」的土炕上了。

「媽媽病了，怎麼辦！」野蕙藜小的心靈裏在沉思着。她向着那躺在土炕上媽媽的那幅瘦削而病黃的臉望了望，媽在沉睡中，嘴唇是烏黑的，不停止地打着顫。

「媽媽是冷呀！」她心裏想。她想找點柴與媽媽烤一烤。可是這座小屋裏，只有一個土炕子，一床破棉被，破爛的牆壁上掛着那小皮鼓和銅鑼，打鑼鑼在地上橫橫着，除了這些東西外，什麼都沒有。

她忽然想到了北門外廟裏住着的「衛生隊」，她是如何的愉快啊！

「衛生隊是政府派來的，聽說給窮人來看病，不要錢。」她心裏這樣想。她決定給媽媽要點藥。她上到土炕上，從媽媽衣袋裏，摸出一個兩毛錢的紙票子——這是她們唯一的積蓄了。她準備與媽媽帶個餅回來。等她將媽媽的衣櫃翻開時，媽媽用着微弱的聲音問：

「又在做什麼？」

「媽媽，北門外的衛生隊，不要錢，我去給你取藥吃。」

媽媽沒有做聲，只把她拉到土炕邊

用着慈母的雙手，把她的頭頂撫摸着。媽媽瞎了的眼睛是不會表情的也不會流眼淚，但是野蕤藜知道媽媽的心是難過的，慘淡的！

野蕤藜來到北門外衛生隊住着的廟門前邊時，已是傍晚的時候了。雪花隨着風在空中飛捲着，打着旋落到地下。街上沒有人影，遍地是白皚皚的雪。她的衣服和頭頂上，也變成白色了。野蕤藜走上了門階上，她全身在打着寒慄，用着凍僵了的手，將蒙在身上的雪打下來。她小心的向裏邊走去。她進到一間大的房子裏。幾個穿着奇形怪狀的男子和女人，正圍着一爐熊熊的炭火在談天。這房子內是如何的溫暖呀！

「你是什麼人？小姑娘，來這兒幹麼呢？」將頭縮在皮領大衣內的一個女人，用着嬌嬌的鼻音問她說。

「先生，我是來……」

「來看病嗎？今天的辦公時間剛過去，明天再來吧！」一個穿着發光的航空式皮上衣的男子，不等野蕤藜說完話，就接着說。

「先生，媽媽病倒在床上，傾點藥

回家……」野蕤藜胆怯地，抖顫地在祈求着。還沒有說完話，另一個穿着翻毛皮大衣的胖女人站起來，用着尖銳的聲音喊着說：

「討厭鬼！辦公時間過去了，嚮索什麼呢！快出去！」她說着將野蕤藜推出了門，拍地吧門關上了。

野蕤藜在痛哭了！但是，衛生隊員的先生們像是沒有聽見。

野蕤藜走出了衛生隊的門，在一間小館子裏買了半個大餅，帶着一顆失望而悲慘的心，回去了。

雪下得更濃。西北風抽打着樹林的枯枝條，發出吱吱呀呀的響聲。一隊駱駝，沿着西蘭公路，在雪地裏痛苦的跋涉着。趕駱駝的人，高高地跨在駱駝背上，用着白羊皮纏繞着身子，拍劈拍劈地抽響着鞭子，駱駝邁動着長腿，向那被白雪遮蓋着的遙遠的西方走去了。

野蕤藜回到那所被白雪埋蓋着的房子裏時，已是昏沉沉的夜裏了。房子裏是黝黯的，她進了門，先拍去蒙在身上的雪花，然後向土炕爬上去。她用手輕輕地向縮成了一團的媽媽推了推，那垂

死的媽媽，似乎全身已僵硬了，只無力地哼了一聲，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她在媽媽的跟前躺下去，用兩手將媽媽的頭抱起來，眼淚滴落在媽媽的臉頰上。

「媽，明天再吃藥，先吃塊大餅吧！」她用手撕了塊大餅，向媽媽的嘴裏送進去，她無力地嚼着。

夜深了。原野裏更顯得幽暗和寂靜。雪下得更濃，西北風發着颯颯的怪叫，夜是陰森的，寒冷的。野蕤藜緊抱着媽媽抖顫着的身體，因為抵不住濃烈的寒氣的侵襲，她自己也在強烈地打着寒顫。

她忘記了她已兩整天沒有吃飯了。小小的心在回想着她這幼年的不幸遭遇，她想到了爸爸，想到了哥哥，想到了舅舅，想到了病着的媽媽，想到了那條晝夜奔騰着的滾河，想到了那個隱現在綠林裏的家；那像是一條扯不斷的線，永無盡頭地在她的心靈裏迴盪着。想着，想着，她終於入睡了。

當寒風將她從睡夢裏吹醒時，已是一個白天了。雪已停止了。她第一

眼先望見那牆上掛着的小皮鼓。她心裏想：「天不下時，可以去給媽媽取藥吃，媽好了，又可以跟媽到街上去唱小調，換飯吃了。」她想着，愉快地叫出來

「媽，……」

媽沒有回答她。

她抱過媽媽的頭，她看見媽媽的臉像蠟紙樣的青白，瞎了眼睛，深深地向

下塌陷着。從微開着的那兩片灰白色的嘴唇裏，露出那拔出很長的黃牙齒，牙是緊緊地咬着的。

「媽怎樣了……」

她用小臉向媽媽的臉上閉了觸，那溫暖的平常觸慣了媽的臉，變成像石樣的冰冷了。她像觸了電似地訂了個寒戰，葬地裏大哭起來！

「媽媽死了……」

註一：平涼的人家，燒炕時多用晒乾的馬糞。

註二：「碎房房」即「小房子」，甘肅土語。

註三：「能成」，「可以」的意思，甘肅土語。

註四：「榜榜」，「差不多，好的意思，西北土語。

編 後 編 者

連編者都有點不相信，黃河今日居然還能和讀者見面，這使得我又慚愧又欣喜！

這三四個月來，不知接到多少讀者的來信，他們是那麼關心着黃河，詢問黃河究竟為什麼脫期這麼久，天！我能回答什麼呢？總之是爲了沒有錢，是的，僅僅只爲了沒有錢！

誰願意把編好的稿子壓下幾個月不出版呢？這些不得已的苦衷，用不着多說，想必愛護本刊的讀者都能原諒的。

這一期是爲了脫期太久，所以才不得已又來一次合刊，因爲臨時換了印刷所，沒有新五號字，只好改用老五號，這麼一來，字數要比平時的少排一萬多，加之印刷所因爲接受了另一批生意，急於要趕印教科書，堅持不肯排七版，於是只得將編好了的幾篇有時間性的稿子臨時抽出來。想不到可憐的黃河，臨到出版還發生這許多障礙，真叫人太難受了，但是，不管物質條件如何困難，黃河總是要使他長流的，這裏，謹以至誠希望作家們多賜鴻文以光篇幅，希望讀者們愛護到底，多多貢獻寶貴的意見。

本期合刊，算是結束了第二卷，從三卷一期起擬多選載青年作家稿，出版小說專號，散文特輯，還要來一次很有意義的徵文。

這一期，實在太對不起讀者諸君了，無論是排版，標題，校對各方面，都不能使人滿意，尤其對不起伏老的，因爲減少了一版的原因，竟把他的文章弄到底封面去了，加以路丁還在洛陽，編者也剛由華山歸來，正在病中，不能多負校對責任，幸而承廣權、林嵐、眉山諸先生幫忙，特在此致謝。

至于本卷的分類總目，因爲篇幅所限只好改登在第三卷第一期。

五月三十夜謹下

梅子姑娘

第三幕

冷波

相距第二幕兩月後，在一個炎夏的晚上。舞台上展

示出公園的幽靜的一角，這是人跡罕到的地方，也就是情人們幽會的良好處所。邊道上叢叢的扁柏，整齊的排列成行，一直延伸到舞台的左端，在扁柏的前面適當的地方，有一張綠色的長木條凳，那是給游人們休息的地

方。靠近舞台右方，有一個天然的水池，從那平靜的水面上反映出天上的半輪明月。水池的前方，有幾塊散雜的石頭，也許那是供給人們垂釣的地方。水池的後方，有一層層的冬青。幾棵大葉的梧桐，分站在水池的前端和冬青的後端。靠近舞台左端的深處，那也就是扁柏的後方，密密的生長着一片小小的竹林，牠們枝葉的影子，隨時可以投映到游人們的身上。

幕啓時：梅枝子和橫瀾跨着膀子，很親密的樣子從遠處走來。

（悶悶地自動的坐在長凳上長吁了一口氣）休息一會兒吧！

橫瀾 怎麼！累了嗎？

梅 不，我只是看這裏幽靜罷了。

黃河月刊

三卷十一十二期合刊

橫瀾 我知道你是在想一個人。

梅 誰？

橫瀾 自然是你的情人，愛人，心裏所夢想念着的人啦！

梅 （有意地）是的嗎？我理念着誰呢？

橫瀾 別裝糊塗，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梅 （幻想地一笑）你說說看？

橫瀾 調平，是不是？

梅 他呀！美啦！男人們都死光啦，我也不會愛他。

橫瀾 你近來不是跟他很好嗎？為什麼又……

梅 那是我們營妓的責任，只要是皇軍，我們都應該這樣做。

橫瀾 那麼你對於我也是一樣的情形麼？

梅 不，那也許另當別論吧。

橫瀾 爲什麼！愛我麼？

梅 告訴過你，論責任我們營妓是誰都應該愛的。

橫瀾 你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梅 你自己應該知道，你是死命的在愛着梅子。

橫瀾 （吁氣）唉！

梅 爲什麼那麼悲苦呢！是因爲愛不到手嗎？

九八三

橫瀾 娟枝子姑娘！你不覺得近來我似乎有些愛你嗎？
好得有點兒覺得。

橫瀾 那屬你哪？

娟 我希望你還是死心塌地的去愛梅子，像我這樣的大
是值不得你愛的。

橫瀾 不要客氣。

娟 真的嗎？我什麼地方可以比得上梅子呢？

橫瀾 小油嘴兒，說起話來總是這樣甜，這樣有勁兒，怎
麼能叫我不愛你呢。

娟 一可是你要知道，梅子是我的朋友，我們是同班的姊
妹，論規矩，我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橫瀾 不錯，你懂世故。可是我更知道你正愛着她所愛
的人。

娟 (被他猜到了心事，一驚)啊！會有這樣的事？

橫瀾 也許會有，因為我常常看你的眼光裏面含着一種嫉
妒，你想要做航空母艦。可是做不成。

娟 (笑)哈哈，好像你覺得我全部的秘密似。

橫瀾 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我有些愛你，同病相憐，我
們應該彼此憐惜，互相幫助，緊追逐着我們個人的愛
的目的。假如能够成功，我們就會一道成功，假如是失敗
！唉！

娟 那我們又可以同病相憐了，在那時候你能够不愛我
嗎？

橫瀾 (挨近娟，吻娟)你真是一隻善於體貼人的小鳥，
你懂得人情，你了解世故，你更有一個了解我的心。(

又吻娟)

美 (美田子上) (老遠的喊着)嘿！嘿！嘿！幹麼兩個要那麼甜哪

！

娟 (招呼着，也是自語的)美田子！幹麼一個人溜來

溜去的。

美 (走近他們，坐在長凳上)唉！別提啦，氣死我啦

，那個鬼東西跨着別的姑娘走啦，只得我一個人在這兒

死等。

娟 你說是川島麼？

還有誰！我說男人們都是沒有良心的，你對待他天

好也是白費。

美田子別急，他一會就會回來的。

(撒一下嘴)哼，你說他會回來？我才不那樣想呢

娟 他走的時候是不是讓你在公園裏等他呢？

你聽他說的好聽，他說：(學着溫柔的樣子)姑娘

！你稍稍的等我一會兒，稍稍的等我一會兒，我因為有

點兒要緊的事情，不能不離開你一會兒，一刻工夫，祇

要一刻工夫就行了！可是我等了有兩個點頭了，鬼都不

見回來，你看看氣人不氣人，你說氣人不氣人！唉！我

說男人們哪！都是沒良心的，你就是對待他天好，也是

白費！

橫瀾 也許部隊上出了什麼緊急的事情。

美 哪兒那麼巧啊！我看倒是他故意地在玩什麼花樣兒

娟 也許因為你這樣踏來踏去的，他回來找不到你。

美 這你可是冤枉我，他告訴我在那邊石頭上等他，我就一直坐在那兒沒動，後來我實在賴不過了，才結尾家活動活動。

美 那麼他爲什麼要用你呢？就是要用你也不用把條帶到公園裏來用呀？

美 唉！快別提了，提起來更會氣死人，我說呀！他的心可早就變了！

美 這話怎麼說？

美 有一天我就疑眼看到他抱着，抱着一——別的姑娘

美 誰？

美 你想還有誰？自然是咱們這裏面頂紅的姑娘了。

美 梅子！

美 所以我就頂瞧不起這種人，天下的男人多得很，爲什麼偏拉人家的客人？下流，下流！

美 (胡枝子與橫瀾相視一笑)

美 你們笑什麼呀！你們是笑我說的不對麼？

美 不，姐姐說話是頂漂亮，明白，講道理，懂規矩的

美 啊！是的麼？(得意的笑着。)嘻嘻，喂！妹妹！

美 你說他還會不會回來？

美 那我怎麼能知道呢？

美 真是難死我了，廣說回去罷，又怕他一會兒回來找

美 不到我。你說不同罷？又怕他……

美 又怕他不來是不是？

美 不，我怕他又是在家裏跟那個賤貨勾搭上了。

美 (對美)我看你的醋勁兒還真不小哪！

橫瀾

美 (莊風鳴)橫瀾先生，我說你們男人哪，向來就不知道愛是什麼東西，這個愛情啊，裏面就有醋，要是沒有醋就成了沒有愛了，你要是想看看你的愛人是不是真的愛你，那你就看看她對於你的醋勁兒有多大。

橫瀾 領教，領教。

美 姐姐，你要是不放心，倒不如回去看一看。

美 是啊！我要回去，我馬上就回去。

橫瀾 (欲行)

橫瀾 不過他要是回來……

美 (走了回家)啊，你說他能回來找我嗎？

橫瀾

美 (對胡)你說他是不是能回來找我？

美 我想他也許會回來。

美 也許，那可就不住了可是我要是不等他，他回來了，找不到我，那不就是我對不起他了麼？(猶豫了)

美 (下)我看還是讓我到那邊去等等他，你說對不對？

美 嗯，不過你可別急得那麼跑來跑去，不然，就還是他牽了也找不到你的。

美 啊，說起來我真得快點去等他，要是他恰巧這個時候回來了，你說我有多麼冤哪！唔，妹妹！對不起你們哪，打擾你們了半天，要是你們碰見他，可千萬告訴他我在那邊等他哪，讓他馬上來找我，不然可真的要把我煩死了！唉！真是沒辦法，誰叫我愛他呢！

美 嗎，你快去罷。

美 好，我去了，(再三的叮囑着)你們要看見他可

美 橫瀾

萬讓他到那邊來找我啊？我就坐在那邊靠小河的那個假山石後面的。

娟 好。

橫瀾 (美田子下)

這個傢伙的嘴像破車樣的，說起來就沒完。可是她倒很懂得愛情呢。

橫瀾 算了算了，我倒看她是個酸味兒十足的醋罈子。

娟 (岡本與松井 老遠的唱着歌子走來)

橫瀾 岡本來了。

橫瀾 怎麼？你有點兒怕他？

橫瀾 不，我是怕他跟你為難。

橫瀾 不要緊，你放心。(招呼着)喂！岡本，岡本！

橫瀾 (叫着招呼)往哪兒看哪？我這兒哪。

橫瀾 (岡本與松井同上)

橫瀾 找了你們半天，原來你們在這兒。

橫瀾 娟枝子，你可真有點兒對不起人，岡本和我的房間裏等了你一個多鐘頭。

橫瀾 (挨近岡本)娟！實在不知道你這會兒會來，你要

橫瀾 是早告訴我，我一定會等你的。

橫瀾 嘻嘻，勁兒啦！(羞惠地)岡本，快快……

橫瀾 (對娟)那麼說跟我們一塊兒去溜溜罷？

橫瀾 不能，因為是漸漸先生邀我出來的。

橫瀾 這倒沒有什麼關係，我邀你出來還不是在這兒嗎？

橫瀾 岡本麼？

橫瀾 妙妙！真是近來者赤，近墨者黑；讓娟枝子裏好的人，都是近來會灌米湯。

岡本

(對松井)說這些沒出息的話幹麼！反正姑娘們閉着也是閉着，抽出點兒工夫來多安慰安慰人，不是更好麼？管他是誰呢。

松井

對，活着不交人，死了爛……啊！當一個姑娘在青春的時候，就是一分鐘也應該利用，不要拖得白白荒廢了。

娟

(對松井)你那嘴上也積點兒陰德，別那麼拿着擲着人當飯吃好不好？

松井

我決不是挖苦人，這是藝術哲學，也是營養的倫理。

橫瀾

(對松井)喂喂，別講這些大道理了，我關係上你的新發展怎麼樣了？

松井

(笑聲)馬馬虎虎。

橫瀾

都已經……哈哈！(松井)恭喜恭喜！

娟

這麼順利？(對松井)恭喜恭喜！

松井

快去罷！她一個人兒都悶死了，就坐在那邊小河旁邊兒假山石的後面哪。

松井

你說美田子？

橫瀾

對。 (對岡本)走走，咱們找他去。

松井

別別，你會情人兒，我去幹麼？

岡本

就是讓你陪我一趟又有什麼了不起，你那一天找娟枝子不是我陪你？

橫瀾

(對你)那麼，娟枝子你也陪他們去罷！

娟

娟枝子，你不要陪我們一道去罷！

婿 請你原諒，等一會兒，我一定會自己來找你的。

岡本 好，(對松井)咱們走吧。

婿 (岡本與松井走向美田子下榻的地方)

婿 你怎麼對松井說美田子在等他！

婿 唉，你以為川島還會回來找她麼？

婿 我倒也沒那麼想，可是她等的是川島，並不是松井

婿 啊？

婿 唉！管他那麼多呢，反正我討厭這兩個人是事實。

婿 好了，好了，還是讓我們來討論討論我們今後怎樣

婿 向我們個人愛的目標進攻罷。

婿 這，我想……最好是能够拖平他們倆當中的什麼誤

婿 會，或是發現他們一點什麼秘密。

婿 這可能嗎？你要知道，在一對愛人當中製造誤會是一

婿 件頂難的事，因為這種誤會很快的就會拆穿的。

婿 不，我不是說硬要在他們當中製造誤會，我是說要在

婿 他們當中發現是不是有什麼秘密，假如是能够聽我們

婿 得到了這種秘密，那我們就可以乘機而入了。

婿 怎麼樣才能發現這種秘密呢？真是太難了。

婿 你別急，天不無雜事，祇怕有心人，這話你懂不懂

婿 ？

婿 你這樣一說，我倒想起來了，岡本和梅子那麼要好

婿 岡本是個反戰份子，而且搜查到了許多證據，你看梅

婿 子是不也是存這種嫌疑？

婿 這我倒查不着，反正只要中條是個忠於天皇的漢子就

婿 得了嗎。

婿 哈哈，你別這麼自私自利？可是你沒想到，假如梅子有

婿 什麼

反戰的嫌疑，那麼中條就一定是屬於你的。

婿 可是梅子就絕對不能屬於你。

婿 爲什麼？

婿 那麼你不是也預備跟她一道反戰？

婿 不要緊這話來污辱我。

婿 別傻了，你竟聽她看的那麼高興。一個反戰也有

婿 格去參加反戰？

婿 總而言之句話，爲了公事，爲了私情，我們處處

婿 都應該留神，處處都應該緊要地握起手來。

婿 (岡本站在老遠的地方招呼着)

婿 橫瀨，梅瀨！到這邊來一道玩玩好嗎？

婿 (應付地)好。(對婿)你快去吧，這明明是叫(你)

婿 哪。

婿 我不去，討厭死了。

婿 爲什麼這樣固執呢！快去應付應付他們，不然，他

婿 們會鬧的不好看的。

婿 那麼你呢？

婿 我回去，你快去罷。

婿 好。(忽然想起)假如今後有什麼發現，要立刻報告

婿 此互相通知。

婿 好，我去了。

婿 再見！

婿 再見。

(他們分手走開，婿枝子由岡本招呼的方向下)

(靜默片刻，夜鶯在輕輕的敲打着幾聲)

(梅子一個人穿了一雙涼鞋和一件綢質的短袖衣服，慢慢地走上，她四週瞻望了一下，並沒有另外的人，她坐在長木凳上，好似是在等待什麼人的樣子。過了一會兒，還不見來，她有點兒急燥了，無站起來又到四週去眺視，結果仍是失望，她有意無意的摸摸肩柏的枝葉，有時也仰望着天空，她走前那天然的水池，乘着月光，照一照自己苗條的身影，幾次的身回顧，也得不到她期待着的人的截阻，最後，她接近水池旁邊的石頭坐下了，無聊地望

着水池裏反映出來的影子)
(中條翹翹地由遠處走來，他偷偷的接近她，雙手由後面搭在她的肩膀上)

梅子

(一驚)誰?

中條

梅子，親愛的，等候很久了罷?

梅子

呵，原來是你呀，吓了我一大跳，你爲什麼這麼晚才來?

中條

(抱起梅子來深深的接一脛長吻).....

梅子

幾點鐘了;

中條

(看看表)九點一刻。

梅子

怎末?剛才有什麼事情麼?

中條

(長吁了一口氣)唉;梅子;怎麼辦呢?前方的戰事又吃緊了。

梅子

是不是你們又接到了出動的命令?

中條

是的，中國兵開了五萬多國攻沙市，隊長要我們儘天出發八十架飛機轟炸重慶，我又要去冒一次生命的危險了。

梅子 呵，又要轟炸重慶?八十架!上帝!這是多麼殘忍的事呀;

中條 這就叫做戰爭，世界上是再也沒有比戰爭更殘忍的事啦!

梅子 可是中條，你知道轟炸後的慘狀麼!有些全家都埋在瓦礫堆裏，有些丈夫和妻子在一地兒，只要相差一點兒，妻子會找不到丈夫的尸首。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轟炸，但我看到不少我們皇軍轟炸後的殘痕，多少美滿的家庭，多少由他們的祖先辛辛苦苦積下來的財產，都付之一炬。

中條 梅子!我請求你不要去吧，我決不能親眼看到我的愛人去當人頭的劊子手，中條!你趕快裝病不去你好麼?而且還要想個很好的辦法，立刻脫離這裏。(納粹)

中條 你在沉思什麼?爲什麼不說話呢?

中條 (微微的一笑)梅子，你究竟是個女孩子，不了解男人們的心裏，我比你大四歲，我受的苦也許比少少，但我腦子裏所想的却比你知道的多。我當了將近一年的劊子手了，但我敢說我沒有殺過一個人.....

梅子 呵!糊塗!你架着轟炸機，常常去到重慶，成都，昆明，貴陽一帶投擲彈，不殺人!難道你還把炮彈拋在水裏嗎?

中條 (四外巡視了一下)小心點兒，人家聽見了會有危險的。

梅子 難道你真的敢這樣幹?隨着大隊人馬出發，恐怕你就是真的有了這種心，環境也不許可你這樣幹吧。

中條 (四外巡視了一下)小心點兒，人家聽見了會有危險的。

梅子 難道你真的敢這樣幹?隨着大隊人馬出發，恐怕你就是真的有了這種心，環境也不許可你這樣幹吧。

中條 (四外巡視了一下)小心點兒，人家聽見了會有危險的。

梅子 難道你真的敢這樣幹?隨着大隊人馬出發，恐怕你就是真的有了這種心，環境也不許可你這樣幹吧。

中條 可不就是這麼回事，所以我只得想辦法，轟炸重慶
三三三時候，我每次都把炸彈轟嘉陵江或者是野野裏，我常
常覺得有一人飛得很快，離開隊伍單獨行動，如果問他們
「他是誰？」絕對不能這麼做，有些忠於「皇軍」的走狗會
報告消息，那時我的生命還能保得住嗎？

梅子 你難道不感到苦惱嗎？

中條 所以我說你究竟還是個孩子，不能了解我的心理，
你以為我當初學習航空，是爲了跟中國作戰嗎？

梅子 那麼爲了什麼呢？

中條 完全爲了我的興趣，我很希望自己像一隻飛鳥
似的，日夜在天空裏飛翔，愛什麼地方就飛到什麼地方
去，我羨慕那些遨遊世界的航空家，自己也希望有那麼
一天可以飛遍了整個的地球。

梅子 可是現在呢？

中條 (呼氣) 噢！我的幻想完全破滅了，畢業以後，就
請奉到航空指揮部的命令，要發來中國任駕駛驅逐機的職
中務，後來又改爲轟炸機手，但是我的機關槍從來沒有
傷過人，只掃射了天上的一些雲彩。

梅子 噢！多好漂亮的句子，掃射天上的雲彩？難道沒有傷
第一個中國老百姓嗎？

中條 是的，掃射天空的雲彩，因爲飛得高高，又是朝着
上面開鎗，絕對不會傷害人的。

梅子 要是中國飛機把你打下來你高興嗎？

中條 只要他們不傷害我，當然我高興的。我曾有好幾次

想乘降落傘下去給中國人作俘虜，可是他們一定會殺掉
我的，跟據我們捉到中國的俘虜一律殺掉的事實看來，
他們一旦捉住了我們，也會同樣處處的。

梅子 (肯定的) 絕對不會，中國是個真正愛好和平的國
家，他們不像我們日本人的任性殘忍，喜歡殺人，他們
自從中日戰爭開始，就炸傷了我們不少的弟兄，從來不
傷害一個，而且特別維持他們。

中條 是的，我也聽到許多弟兄說過，他們有些反戰的，
都自動的帶了鎗械向中國軍隊投誠了，不過……

梅子 不過……不過什麼？

中條 (猶疑了一下) 不是不應該，而是面子上究竟有點
難爲情，再說中國兵一定很痛恨我們，萬一被他們槍斃
了，豈不太冤枉嗎。

梅子 中條！不要老是想着死，事實上他們決不會槍斃你
的。

中條 呵？你竟有這大的把握？

梅子 把握雖然談不上，可是我還是希望，希望我能夠正
義而死，也不願意這樣卑劣的活下去。

中條 梅子！

梅子 我希望你來一個反戰運動，多說服一些空軍同志，
大家把炸彈向日本軍閥的頭上扔去，主要的是轟炸那些
重要的陣地和軍事政治的重要機關。
你想的那麼容易？

中條 只要肯作，沒有作不到的事。

中條：其實，要想說脫空軍投誠是件很困難的事，一方面他們受着政府的優待，生活特別舒服，捨不得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履職，再則他們還要顧及家庭……

（胡枝子由竹叢中偷偷地探頭來，存意的偷他們看到一個背影，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去。）

梅子

怎麼什麼不往下說呢？

（中條追蹤着黑影向前去了幾步，轉身回來）

中條：太晚了，梅子，我送你回去吧，明天再談。

梅子：（狠心）我們的談話，該不會有人聽到吧？

中條：（我想是有人听到了。）

洞庭月光曲

一、家在洞庭湖

爸爸他採鮑呀蟹被戮，

殺了了渡客看晚霞。

爸爸他忙吃呀媽媽忙衣，

鷓鴣把完吞是我釣。

春夏秋冬放在湖里。

種了十七八畝兒地，

春天播青秧秋天收白米，

夏天呀偷採西瓜吃。

冬天是太陽夏天有涼風，

洞庭湖湖着大風浪，

日本鬼子呀汎了長江，

洞庭湖湖了船來往。

（梅子與中條對着面說着）

第三幕完

武穆鄉里呀好日光。

武穆鄉里呀好日光。

武穆鄉里呀好日光。

大宋朝有個岳將軍，
定湖是在這兒家道衰。
平定了一萬里風雲。

一千年大不到今朝，
今天的洞庭更遠浪滔滔。
亂洞庭呀不是揚么！

今日又在遭大難，
八百里洞庭呀不能行船，
是怕鬼子不是怕灘！

洞庭湖暴風雨

父親：舵兒呀，

要緊呀！

要緊呀！

要緊呀！

父親：舵兒呀，

黃河勇嘯

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

帶聲。

船小呀，

板緊舵，

浪大呀，

抓緊索，

雷聲大呀，

拖住耳朵。

快尖呀，

莫誤時辰，

皇朝呀，

替我呀，

洞庭湖上雷聲厲，

我們呀

莫真箇替心齊！

海荷海！

洞庭湖上夜無邊，

我們呀

莫真箇努力向前！

海荷海！

我們呀

莫真箇替心齊！

九九一

女兒：逃風裡

我們呀，

兩個人！

我們呀，

一條心。

海荷海……

我們呀，

努力前進！

海荷海……

勝利呀，

我們相信！

海荷海……

保衛洞庭湖

一千九百四十六年

一、

一轉呀，月兒呀，掛呀掛天邊，

照在呀，洞庭呀，浪呀浪滔天。

照出呀，

驚鴻的人兒在汪，

照出呀，

勇敢的人兒保家鄉。

洗澡的人兒呀，

去呀，去呀，

骨肉流散呀在呀在他鄉。

骨肉呀流散呀在呀在他鄉。

勇敢的人兒呀，

保呀保家鄉。

家人呀團聚呀出呀未曾莊。

一轉呀月兒呀天呀天野天邊掛，

照出呀湖上呀，白呀白浪花。

照出呀

韓家呀樓台呀

照出呀

一樣的村落兩種模樣。

好呀，好風光，

今日呀，遍地呀是呀是塵涼呀。

因為呀鬼子呀，

佔中呀，人兒呀都呀逃亡呀。

三、

一轉呀，月兒呀掛，

照出呀湖上呀白呀浪花。

照出呀

徐家讓台陳家莊，

照出呀

一樣的打落兩種模樣。

好呀好風光，

今日呀遍地呀是呀是芬芳！

因為呀兒子呀，

佔呀，佔村莊，

村中呀，男女呀趕呀趕豺狼！

四、

一轉呀，月兒呀，照呀照營出，

照出呀萬里呀水呀連天。

照出呀

英勇的抗日軍

向呀向前進，

受呀受

趕走呀鬼子呀，

不呀剩一人！

讓安靜的白雲呀在營田鎮。

五、

一轉呀月兒呀照呀照營田，

照出呀萬里呀水呀連天。

照出呀

英勇的抗日軍，

照出呀

忠誠愛國的老百姓。

黃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幾文，那就僅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第二類：「只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的坐喝。」孔乙己却在兩類的中間，不屬於那一類，所以說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他有士大夫階層的知識程度，所以他開口便是「之乎者也」，一般顧客連掌櫃在內都不懂。他有士大夫階層的疏懶習慣，雖然「寫得一筆好字，替人家鈔書，換一碗飯吃，可惜好喝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只是他沒有士大夫階層的經濟背景和處世技術，而仍有士大夫階層的體面問題，「偶然做些偷竊的事」，卻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甚至被大打断腿，還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以後他一定是忍不住這樣苦痛的生活而死了。

文中所提的「魯鎮」，在作者的小說中有好幾處提到，實在是一個創造的地名；我想這個地

就是作者的父系故鄉（紹興城內昌場口）和母系故鄉（紹興東皋鄉安橋頭）的混合體，我們到那兩處附近地方一定可以尋到許多跡象。

而「咸亨酒店」卻是一個真店號，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對門，我還見過多少回，大概已合還在，這種小規模的老字號是不大容易倒閉的。

「孔乙己」中的主角孔乙己，據魯迅先生自己告我，也實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們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徑與「孔乙己」中所描寫的差不多。

何以魯迅先生自己最喜歡「孔乙己」呢？我簡括的敘述一點作者當年告我的意見。

「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寫一般社會對於苦人的涼薄。

對於苦人是同情，對於社會是不滿，作者本蘊藏着極豐富的情感。不滿，往往刻畫得易近於譴責；同情，又往往描寫得易流於推崇。「吶喊」中有一篇「孔乙己」，必是一面描寫社會，一面描寫

個人；我們讀完以後，覺得社會所犯的，是彌天大罪，個人所得的卻是無限同情。自然，有的題材，非如此不能達到文藝的使命；但是魯迅先生自己並不很喜歡如此。他常用四個紹興字形容「藥」一類的作品，這四個紹興字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寫法，姑且寫作「氣急神隕」，意思就是「從容不迫」的反面，音讀近於「氣急神隕」。

「孔乙己」的創作目的既在描寫一般社會對於苦人的涼薄，那麼，作者對於咸亨的掌櫃，對於其他的顧客，甚至對於鄰舍孩子們，也未始不可用「藥」當中處理「康大叔」，「脫背五少爺」，「紅眼睛，阿義」的方法來處理他們。一方面固然是題材的關係，「藥」的主人公是革命的先烈，他的苦難是國家民族命運所繫，而「孔乙己」的主人公卻是一箇無關大局的平凡的苦人；另一方面則具作者態度的「從容不迫」，即使不像寫「藥」當時的「氣急神隕」，也還是達到了作者描寫一般社會對於苦人的諷刺的目的。魯迅先生自己特別喜歡「孔乙己」的意義是如此。